



濟北晁先生雜助集卷第二

詩言絕句

文正公東臯十首



武林高瑞南
宋藏書圖印

屋各盡掛陶家榜人物應漸菊畔身解作文章
肯歸去不應陶後說無人
郭外朝陽一巷邪青槐廳事帶立麻路逢扶轡
双童問不是城東太尉家
小閣高原最上頭下床莫遣許公羞如今老罷
攔邊意不是元龍百尺樓
磴間最好營立筆卧看三峯憶舊過夢入幽林

小溪去絕勝千騎向南柯
新租青桐小逕成
雨行萱草一時榮
春風百卉
芳菲盡長夜
幽花却稱情
夏
登登策策不須呼
時動圓荷觸短蒲
五步濠梁
示堪樂相志
何必是江湖
四海莘蓬兩兄弟
百年膠漆幾張陳
紅塵陌上
相逢子華髮
林門偶坐身
尺五城南未足高
只今小杜更飄飄
暮煙疎雨
從君勝玉子
文楸聽我饒
李君禪味詩
情裏解作黃金不潤身
目斷白衣

屬元數

屬天達

檐酒闌何妨聊破一爐春
馮子軍

城市何妨亦隱淪
賈君无意向紅塵
東臯瓜豆

如雲處憶我
齒接不屬鄰

即事

半刺還為權刺史
朝衙不坐坐鈴齋
按頭通事

通何事昨夜東園芍藥開

望金陵

龍盤虎踞望南津
餘烈崢嶸尚霸陳
醉看不知

風揭屈可能揚素是江神
門十更開非

金陵南數十里江心烈山
崒然特起猶

金山也家人云安得隱於此作一絕
山如浮玉一逢立江似海門十頃開我欲此中
成小隱莫教山脚有船來

采石李白墓

客星一點太微傍談笑青蠅玉矢光載酒五湖
往到死只今天地不能藏
宿采石追懷沈立叔父同應詔渡此今
二十七年矣而叔父謝世補之方遠適
二十七年
前應詔黃昏同此木欄舟江山依舊

人琴寂白首南遷淚迸流

過銅陵南望一山高出雲上奇秀可駭

余未嘗至江南遽曰此九華也問之言是

雲端忽露碧孱顏如髻如簪縹緲間驚駭舟中
齊學舉首不言知是九華山

連日順風

昔日肩吾上國行魚龍黑浪自堪驚我今顛顛
西風穩却是江神不世情

曉口遭風

歛起驚濤湫去捏扁舟三日滯長汀无心坐使

群鷗舞菴取吾知未可乘莊周云乘菴取之外

馬當風濤中

從祖昔為州別駕上書嘗欲徑推陽乘危更覺

思遺跡慚愧篤師戒馬當不自擊菴并令賤賤

大風過彭浪磯

山東江窮方岬越江盤山過却重回无風此水

常呼洶正用風狂水闊來問世中

題彭郎小姑祠

山與磯名從地志姑兼郎號出江民世間稱謂

无真實聞說双祠自有神

彭郎江心望彭澤作

青山缺處大江奔江口山顏見縣門一世定元

紆響處故應來此看琴樽

白地畫過分江口

不行益口更湖口明日廬山自此過猶恨西江

不窮覽沅相聞道亦无波

南東南湖口

彭蠡宮亭浸全楚號呼奔吐自喉中此間曠蕩

无窮水何處還容地火風

孤山祠

江吞湖卷氣俱豪
崛起孤峯百仞高
歸為嬋娟買絲綫
却應還我所忘刀

題廬山

南康南麓江州北
五百僧級密脾盡
是廬山佳絕處
不知何處合題詩

白虹晝下昆崙頂
半入青林久不回
下洞水輪穿地底
水崖吼怒却重來

廬山栖賢寺三峽橋

絕壁秋標天外劍
深溪冬吼地中雷
上宮未信

無人到朱閣飛從頂上來

舊說廬山有紫芝
田百畝人莫得見偶

於開先栖賢林中步
兩日各得一枝正

紫如玉戲成一首

千古芝田人不到
深林繼日拾瓊瑰
從今為記

晁夫子曾到芝田
百畝來

宮亭神甚灵云有婢
名如頭以借客有

所求叩如頭即獲神
又能湖心於分風

計吹使上下各得順
風故劉琬詩云回艦乘

同舟自派水舉掉逐分風

同舟自古元胡越南比東西路不同不問宮亭
借如願只求四面與分風

彥魯山通字號卷於金擢為開封第三甫

彥魯巔

寂寂醒醒誰得知万重破紙壓須弥不緣饒舌

豐于道拾得山間底小兒

孔雀院後蒙泉

簷頭山作屏當砌石眼泉為鏡照窓我亦因蒙

如可繫此泉從戶到西江

貴溪徐氏招隱園昔王表避亂居此山

山中盡依之者數千家其詩云逍遙入南斗者

也鬼谷西來一丈清三山箕拱慰高情時平尚款

依山王表南斗道遙畢此生

下遇赦北歸

山猶故險水猶奔无復前年濺淚痕自是人心

隨境別櫓声帆色盡君恩

接竿山五杉歸植里第

一立一壑感歸心過盡青山幾茂林自載五杉

如碧鳳欲看春雨舞庭陰

疏口寄懷前太守平陳公度

常愛東陵早拂衣
我行曾不叩荆扉
憑君天柱峯頭望
看我扁舟幾日歸

一立一鍾山有石故名
香山與黃村自唐至今
江上秋濤墳玉岩
風鏤月鍊白雲絨
為君一叩無人境
要聽洪鍾出萬山

山亂初上安仁灘
清見毛髮其中奇
石五色可掇拾也
從縣令借圖經
溪曰雲錦溪

村曰玉石村
行盡江南最遠山
却尋子越上清灘
秋晴雲錦溪中過
玉石瑰奇一萬般

其何事
陽道中
十日千程不厭行
一丘一壑可隣生
常憂束縛名韉死
聞健尋山却稱情

齊山怪石森聳其西峯曰小九華
山上有山俱巖從谷中通谷更陰呀
借君筇杖穿奇險
直至西峯小九華

次韻无極以道寄金山寺佛鑑五絕
埋頭塵土欲忘年
重過初禪第一天
唯有兒童見河性
不欲將老面共蒼然
天賦天機
不應无手是无拳
且看毛端現四天
似向吾家

得消息鼓山餘響尚轟然
鷺子猶應昧此緣室中那有久如天
饒師擲過三千界浮玉西津故儼然
無極世緣如嚼蠟人言當住夜摩天
此即久學无生忍此事吾知否不然
鼓角声中特地傳只今鼻孔已撩天
不應常作裴休諾揜口何妨也
默然清口懷應書時雪中舟行
蚤歲單舟此水濱雪花都蔽引舟人
重來五車真何事笑雪空成髮上春

舟中即事

終日平沙望渺渺青林何許引漁磯
波衝側岸深蒲靡一點穿人翠碧飛

魚溝遇大水

沙行水宿幾江南石闥龍求久已諳
秋水故應旋面目順流東望為君慚

祝家墩阻水旦起舟人云天上風花順

矣作一絕

依依牛馬辨平沙三日扁舟近祝家
明日揚帆應復駛蒸雲散亂作風花

懷緒居

自種双桐已四年秋來飽飶小籬穿上床不怕
陳登歎我欲歸求許汜田

欲求閑局理舊學作

莫求致仕且分司此等刻伶笑婦兒投老寸陰
如寸玉從君了事只名癡
故園歷歷眼中分非禹誰教不入門何處功名
有成遂玉初不獻足猶存

初望廬山

休說江南青未了一庵一徑可容身宦程正迫

西風急未是庐山竚足人

由開先万杉栖賢羅漢入城南康守云
惜君未至紫霄峯也因以此答

南康南江州北五百伽藍似蜜脾万室千門俱
面勢不應獨是紫霄竒

望香爐峯

危樓曲徑群岩遍蠟屐青鞋到處逢更上五峯
双劍表香炉依舊半天中

題周廡彦

上林花安逐鶯飛愁絕江南雪裏時嗟暗何須

旁簷喜迢迢相對而寒枝

右鵲

網羅无限縮梁^肥隣爾冥冥亦庶幾戲鳴眠鳧蒲
中^注衡陽无意更南飛

右鴈

急風吹雪滿汀洲迎鴈淮南憶倦游小鴨枯荷
野艇冷去年今日凍高郵

右鴨

松菊堂讀史五首

不作文饒將相官野人亦呈黨人間籌邊措國

俱无用空對平泉草木閑

吾慕斯人不以官會昌一夢中間與何須更作

窮愁誌秋雨長時睡正閑

明光甲控三言內悉怛謀虧一筭間成敗閨心
不瞑目我今无此只應閑

平生精爽臯夔內一世功名具錦間再夢令狐
亦何事可能到死未心閑

當年伏地全揚李公亦何知愛惡問千古論心
許公近百年歸意與誰閑

仲光寄絳袍

手裁白紵製新袍
犢鼻應憐犬子勞
倚杖衡門聊服此
良人身不屬臨洮

寄家人

孟光家世自清芬
鴻亦出情慕隴雲
汲水輓車歸好去
茯苓日日長松根

濟北晁先生雞肋卷集第二十一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二十二

七言絕句

子固席上雪得芟字

新霜一夜草如芟
午酌臨軒雪點衫
不怕夷門清着骨
故詩句聳燒巖

泊舟山陽偶題

五歲淮山一夢新
扁舟曾繫市橋春
津亭石磴雙垂柳
見我依依似故人

乃第後將

還家消息約薔薇
眠看薔薇日日稀
不踏龍頭

遊碧落君恩許伴晚鶯歸

貴溪在信州城南其水西流七百里入江

玉山東去不通舟万壑千岩隘上游應會逐臣

西望章故教溪水只西流

出遊龍虎山舟中望仙巖壁立千仞者

不可上其高處穴中往往如困倉棺擲

云蓋仙人所居也余意大水人宅山上

所作

稽天巨浸洗南荒尚荒有千峯骨立疆民未降

丘應宅此舉頭天壁有困倉

泊思禪寺呈廖明略其地蓋干越寺在

琵琶洲上

逢君干越思禪寺弥月忘歸住翠嵐忽見琵琶

洲上月如驚全室在天南

和雉酒十二第見降羌赴闕

二鳥蒙恩豈有知車馬混一是昌期知君不化

伊川祭若倚門牆恐見麾

商取息和洛笳小發

叔覩青山肯長往不應石髓化山堅君會籀龍

纔小發恐君心未老伊川

羊踏曾中昨夜蔬不應捫腹怪如壺婦家得舖
猶須忍莫索檳榔笑爾瞿

將別歷下二首

來見紅蕖隘渚香歸塗未變柳梢黃殷勤釣突
溪中水相送扁舟向汶陽
鴛鴦鸕鶿繞漁梁搖漾山光與水光不管使君
征棹遠依然飛下舊池塘

將行陪貳車觀燈

行歌紅粉滿城歡猶作常時五馬看忽憶使君

身是客一時揮淚逐金鞍

安陶舟中

繚繞春堤去欲窮參差煙塢到還通依依潤柳
侵晨雨細細吹花傍午風

栗區村與元叢別

十年投分皆鄉相四海論心只弟昆老憶躬耕
困隨牒春風揮淚栗區村
與子真諸人飲求仁不與作怨詩因戲答
結習徐看蕩劫灰天花從自落空塔似聞蒲室
唯澄水投磔何因出定來

題穀熟驛舍二首

驛後新籬接短牆。荷葉柳小池塘。倦游對此枯
忘行路徒倚軒窓看夕陽。
一官南北髮將華。數畝荒池淨水花。掃地開窓
置書几。此生隨處便為家。

送永嘉君回至鹿邑東門外作

冬温榆柳未全彫。黃蝶飛飛綴野蒿。華髮不堪
悲世故。斜川歸興滿東臯。

謫宋徒毫初聞周璠琵琶

棗園慄慄檜廳寒。醉倚琵琶倒鶻冠。不似江州

白司馬。只成幽怨不成歡。

題伯時畫

單于射獲明妃笑。勸酌蒲萄斲小胡。不恨別宮
昆莫老。應憐趙乘子南夫。

虹縣逢元歎二首 自玉山歸

清河慘執汴河逢。万里悲歡一夢中。不作常情
問京雒。魚山好在故園松。

子載昌期尚此逢。詢謀多在布帛中。南歸已後

鐘山集猶憶。君王代塵松。

鄭詩對陳主鐘山陳
主與松枝令代塵尾

公里嶺者曹夢游山示元歎

万里归来兄弟乐百年多病井廬思如何騎馬
穿靴地只夢登山着屐時

東坡公以種松法授都梁杜子師并為
詩子師求余同賦

不學栽檟業種松未慚履締笑屠龍許君盡得
東坡術已與先生一事同

長錐散子岩岩適短竹扶條歲歲添待得烹茶
有松葉不應更課木奴嫌

佩牛未敢邀君出射虎何當許我從要看堂堂
冠劔叟蒼然十里甲夫中

自畫山水留春堂大屏題其上

胃中正可吞雲夢盡裏何妨對聖賢有意清秋

一作扶筇入衡霍為君一作毛錐无盡寫江天

自畫山水寄正受題其上

虎觀它年青汗手白頭田畝未能閑自嫌麥隴
无佳思戲作南齊百里山

次韻芸叟文潛體之觀音院題名

壁上棲鴉粉剝紅萍游元定得風同故人妙墨
何人識文豹依依霧雨中

贈許體之

樓下无心卧許公求田已約暮年同詩來正值
花如雪心事春風浩蕩中

登土默呈毅父提刑
不酌公榮有意哉可能元亮此公儕但讀離騷
政須酒不應須為菊花來

十月九日初謁衛真太清宮二首
虛庭下拜初形蕭秘殿瞻容更魄驚何必囊函
窺至妙始知塵垢負平生

惟問角塵千年白庭下髻羶一點青當日乘雲
元馬跡只今遺水書龍形

寄李成季

聞驅傳節向秦關何日重來玉笋班猶勝譙都
拙司馬苦无官况不教閑

累得周同年鈔書

譙都司馬拙依然翻手為雲絕可憐唯有鳳翔

周錄事手書連月寄同年

齊州西樓
齊州西樓

不遣西樓對玉函來譙頻綴副車御今年重汗

飛前酒猶是揚州別駕衫

題殿吉先小景三首

慘澹天雲歆雨低秋山人靜鳥聲稀似聞岩峴
飛黃葉恐有孫登半嶺歸

人生何事踏塵埃閑處曾襟足自開不作終南
養高價小山迷桂好歸來

碧天无际日悠悠風靜沙年不見洲彭郎磯邊
亦如此危峯獨木繫扁舟

綴古詩懷家

二月已破三月來胡蝶忽然滿芳草正是歸時
君不歸及至君來花又少

題僧曇秀鍾山雜詠二十首後

明珠出袖四百琲坐有煙霞草不香
斷取鍾山擎石掌那知不下淨名床

題赴齊道中

淮南蒙召髮毛斑乞得東秦慰病顏
曉整輕鞍汶陽北却衝微雨看青山

題表耕道所小飛來

藏山常恐負而走壺中九萼安在哉
憶自冷泉亭畔見為君題作小飛來

讀蘭相如傳贈李甥師蘭

蚩蚩六國共憂秦獨有相如智不群
完壁東歸

何足道取賢能不怒將軍

是相良也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三十三

...

...

...

...

...

...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二十三

...

...

神開大馬表坤祺象配黃龍耀母儀

非本意憂勤復辟竟先期欲書皇極

在閔睢卷耳詩陵作嶺山名改聖唐

生知

蒼黃大策中先定洵湧姦言外獨驚

憂地坼只因鍊石見天成江湖自昔

月如今晝夜明盡作兒啼送文母不

為聲

欽慈皇后挽詞二首

仙馭飄飄不可尋西陵寶冊極衣衾禮遵章懿

因仁志謚酌欽慈自聖心感泣萬人隨遣奠恩

勤千古詠徽音一言能使民忠勸要識吾君孝

治深意夢健對朝章未賦為書皇極樂命筆不

子獨它年事炳靈紅光滿室眾潛驚人言薄氏

誠君子天與文皇兆大橫聖有至情風不止邦

傳慶祚日重明百神陪扈朝陵寢想像登輿動

珮聲非去主驪山集卷第二十三

王拱辰太尉挽辭二首

賈山辭賦妙非虛十八高名擅維陽遭主聖人

千載事濟時賢獻万夫望已加壇上將軍錢未

保齊中相公裝曾有新詩介眉壽悲歌可忍送

歸壙

童年已切耆英慕壯歲初陪後乘遊衛幕秦弓

皆廣建梁筵進讀並枚鄒雲臺生面丹青古馬

鬣新封草木秋是事公應付蝸甲蒼霞誰見揖

浮丘

趙開祖挽歌辭

万里歸來兩鬢霜故人如玉闕
幽堂淒涼長吉元題句冥默
淮南未試方空復歲書如冊
府何由載酒更僧坊諸郎文
字能傳業開府風流未渠央

蔡州叔父金部挽歌辭五首

文詞蚤歲諸儒上操行當朝
國士期清世急賢千載事
白頭齋志一州麾省中共幘
青綾出闕內驅同五馬行何
許書來一千里西風淮上淚
縱橫青史它年羨二疏功成
脫屣向迷途薄遊竟後

拋官約常愧都門長大夫
聞道一塵親下築亦求百畝
伴鋤犁那知湖海歸來日只
及鄉閭會葬時

並直儀曹前後廳當簷種竹
已青青平生不詆南宮筆可
忍圖公地下銘

蔡州叔父金部挽辭別二首

書來猶勸還鄉早路梗誰令
去掉進曾綴鏘金拜先壘可
堪投袵送靈輜學比我公常
恐後身於餘子似豕知心驚
並直儀曹夜淚盡孤吟海浦
時

秦國夫人挽辭安門下世二首

瓜瓞溥仙裔鳩鳩媿積功龍章看子貴鶴髮與
夫同揄翟丹青裏珠襦鼓吟中秋原送車淚斜
日起西風
城南塞冠蓋哀挽送何人吉卜郊連浚恩封國
號秦桓碑空復古蒿里不知春應奪居廬念朝
廷佇弼臣

秦國夫人挽辭三首

指李仙源後興唐帝胄餘家傳湖北句人誦嶺
南書知子唯賓客揚名屬起居平生操史筆遺

事一欵啟

相國家風獨夫人壺範如寶玦宜服象文錦合
軒魚感慨温成議光華慶壽餘非夫聞敵退應
愧此生虛

酷好春秋學親書列女篇胡兒吟敢並逸少字
方傳餘事猶閨範高材自處賢凱風君莫誦楸
栢已成阡

任丞制挽辭劉校勘槩求作

生業清淡外浮名痛飲餘誰令力如虎生使食
元魚磬冷猶鳴劔床空未卷書呻吟侍河潤秋

栢只遺墟

生業青衣不半日
大向情對聖臨對
計過如新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二十三

對北生書

律意原謝聖如
醉園地風雷夫
事十餘年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二十四

上皇帝論此事書

臣晁補之謹齋戒擇日昧死上書

皇帝陛下臣窮年抱經志願局促綠衣絳絮多
學无益竊甘野人自曝之温輒昧廣屢重表之
煥退无尸祝尊俎之位進平庖人操刀之職不
計僭越冒言天下之事陛下赦其狂瞽而於
其市井草莽有介然之心一賜察省天下幸甚
天下之治莫大於制禮作樂而臣之愚以謂二
事有在於施設之後者其所先卒者以定天下

晏然則禮不制而備樂不作而洽凡此所缺特
北胡一事而已臣思之至深以謂陛下神道
設教紀綱既正天下大定燕居而高拱百工安
職四民樂業矣而不能无一朝之事或經聖慮
者庶幾在此廼臣之狂瞽而深思所至有取乃
一則臣區區窮年抱經志願局促猶不為綠衣
紵絮多學无益夫豈惟天下幸甚臣之師教臣
亦若此也北胡猖狂敢冒故疆使天下百年有
為兵不得歲今四野肅清邊不告遽而縉紳先
生四方寒士或北首憤懣爭道利害者非願於

太平无為之時生事覓功特以中國之地前王
之舊有未復而已獻言陳計者踵相接於國
陛下優而容之如假種借耕久貸不償亦不以
券責豈非周慎再思万幸万全以謂將欲取之
必固與之不欲以所重試所輕哉內治未具不
遑外憂心腹既寧手足當治以今准昔莫利此
時置而不念何以異夫宿兩坳池科斗所泳不
以時去設不害事而鼃龜日喧乃臣之所願為
陛下深思者特曰以中國之師責中國之地得
地而師解不為无名如此而已陛下知兵之

道愈於黃帝復古之功過於宣王披圖在目長
想遠慮則窮髮龍堆螻蟻歲情不待前箸而臣
私憂過計竊不自揆忘己之愚不敢膠柱鼓瑟
御馬以書 陛下一奉天光使得竭忠則言而
有罪非臣所敢避也夫北胡之盛莫盛漢唐而
所以制胡亦唐漢為得三王以前事則經見戰
國之制人自為防備舉悉教則孰與四庫之書
終始為備百執之謀同異致詳故臣輒皆置而
不論論漢唐之所以制其疆者其疆可制則方
其弱時不論可知漢病匈奴唐病突厥至於畿

內鳴鏑渭橋接轡後宮辱於邕表宗室降於絕
域其形如此之逼也然而列五單于城兩突厥
擒回紇制延陀漢南塞北皆漢之賦盧龍松漠
皆唐之府臣深思至此然後知北胡之盛雖莫
盛漢唐而所以制胡亦漢唐為得也冒頓烏維
力足以弊漢而武帝雄才數戰不倦匈奴絕幕
自以漢不能至而漢率二三歲一出或二千里
不見一人故匈奴至於孕重墮殞罷極苦之夫
搏鼠當度善道易失灌垣燠穴則生无聊賴故
欲戰在我則不欲戰在敵此其情自昔然也頡

利突利進如颶風而太宗知兵善戰虜在其術
中而不悞兩陣馳語二主坐攜六騎臨水群
奪魄靈翔之境曰我將城之命有司更所與書
為詔若勅思摩孱懦至感恩流涕願為一犬守
吠北門蓋五十年元突厥患臣葺壯二主以謂
得一時之權置三王之事則漢唐之事猶在中
中策何遽无策乎今臣又計之耶律雖桀驁其
疆亦未有以過匈奴突厥者 陛下神武不殺
高越前古制之得術可使統指惟上之命何至
越百餘年而不暇啓哉臣請為 陛下言契丹

可取之形五古者北胡无大君長種落部族不
相統攝搏鬪擊疆者為制往往而聚者百有
餘戎勝不相推敗不相愛尺地一民不自保而
有也无城郭邑居故其民遷徙難制无耕田作
業故其人食不足劳无文書約束故其人一而
易使无營陣行伍故其人戰自趨利彼以其智
力之全不治四者而一之於鞍馬射獵中國亦
一其智力雜治四者日夜不息而以應戎狄之
至閑故其自視常以无法勝中國利則烏合譟
而從人不利則雲散四去欲追无所自冒頓盡

北垂之地胡人始不安其舊而有侈心尺地一
民皆欲保而有之不能去也其後衛律教單于
穿井築城治樓以藏粟或者以謂胡不能守降
及唐世尤以合中國之好為重至佩印綬服爵
命靡一置一皆決於朝廷亡虜之在中國者或
樂而忘歸胡人自是益雜中國之俗乃臣以今
料之則盧龍范陽中國故地又非特如此而已
城郭邑居耕田作業文書約束營陣行伍四者
皆因漢俗而胡无一焉雜處而交治欲其胥而
胡不知疆勉之難堪此其可取之形一也冒頓

烏維伊種皆席匈奴之始疆能以其力為中國
患武帝中年力盡於北胡而朔方之患无歲无
之然而匈奴卒不能踰塞而南以有漢八寸之
地而陰山草木哉盛單于之所依阻者漢輒奪焉
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頡利突利
延陀之兵皆號精悍數入寇唐一旦至謂上薄
畿內唐亦以其南征北伐之餘力完不弊日削
月剝至奪之地而隸都護府不敢輒怨蓋未有
坦然肆志窳宅中國之地城獲諸夏之民如耶
律之侈者臣嘗計之其君亦非有冒頓頡利等

輦沉毅雄勇之姿阿保護特有天命而德光之
暴以謂晉之立自我晉亦不勝其德而屈之驕
子不制日益侈大割地弗厭至踐中國此如黔
中之驢土所不產方其一鳴虎為遠遁而其技
止此亦足悲也夫人之情勝則驕驕則不自疆
乘秋未霜則水濱之腐草猶足以爭明於陰夜
天寒既至万物將肅則莫或使之一夕而零其
理然也璟與明與賢皆柔懦不事事隆緒稱多
謀不能復振焉宗真好樂兩母爭權至內相殘
當是時皆有可乘之隙而中國不取迄於今四

十年彼其君苟非有過人之才臣知今日之治
與璟明宗真未大異也夫知敵之主知敵之將
則每戰不殆彼曲我直我整彼亂此其可取之
形二也石氏之割地當其需人之力制命在外
无以異於晉惠公河外之列城買人而已无積
仁累義之資一朝而有天下舉天下之大德德
然常恐其不能守何假重割地哉窮室之人聚
獲千金不能經營販夫孺子皆得以起而制其
弊富家巨室力足以仁其四隣則鄰四之外所
衣食者猶我有也尚誰得而畜之哉石氏既亡

京師不守中國為之一虛當時人君內憂其腹
心外病其四鄰中國狼顧自救之不暇故胡人
得以竊計其不及圖已而跳踉虛喝求以堅中
國不動之心至於祭周天下小定以其享國之
日淺乃能用一朝之議一戰而勝以復三關由
是言之胡雖疆中國雖積衰之緒猶足以勝之
况治朝哉耶律明時胡已浸盛祭周之取三關
蓋人有告之者曰此本漢地何惜之有然則彼
其平居驚然不顧跳踉虛喝豈固敢吝其非已
有之分為所常守之資哉求以堅中國不動之

心而已今國家百年太平而陛下神武不殺
高越前古心有所懷威動万里祭周叔世臣豈
敢議然以今天下言之運偶聖人時在千一
富方祭周力方祭周將賢方則祭周士勇則方
祭周斷而必行神鬼且避以備小寇勢易破竹
此其可取之形三也 太祖龍興不折一矢不
馳一馬而有天下天下稽顙而稱臣五國委命
而下吏夏商之興莫若此之捷也當是時舉中
國之兵十二万而已 太宗皇帝繼以神武之
資經營四方至于大定并汾之討師久於外雖

迄奏功然倉廩之美士卒之銳殫億於河東
太宗為社稷長慮慨然太息有恢復心士不弛
弓馬不解勒倍道兼行越數百里一日出塞金
鼓之聲如在天上虜不素備而燕城遂圍分單
收城所向輒靡天下以謂遂无胡矣出燕之人
老弱登埤而望乘輿元意復輯虜之計自謂力
不足抗乃為先声張言兵至虜五十万太宗
重愛民命不肯以力服虜欲退修德以懷之而
師久翱翔士馬南首亦有怠意幾舉而捨燕既
釋圍而諸將所下輒復為胡蓋臣聞之城中有

謀執其帥而降者王師既還莫不泣下雖然
胡氏自是始有疑中國之心四方已定中國厭
兵景德之後棄中國不虞大舉末寇章聖北巡
天意助順曠弩竊發遂殞遠覽虜相顧自失屈
首請命亦无復鬪志當時之議以謂乘勝席卷
兩翼遮前大軍從後可使元遺噍而天子嘉
其既服亦棄不戮虜始痛自懲爰以謂中國不
可得而侮也夫太宗以收并汾之餘力計議
无素倉卒北狩然而一舉幾復章聖以寇出
不虞至犯輔即出師逆擊然而一戰遂却况今

陛下席祖宗積累之舊虜不加疆而中國之盛則倍前日肉食之謀藹蕘之言垂數十年已審已備計成而動何慮不獲此其可取之形四也太祖神武有希世之謀御將訓兵臨機料敵出人意外舉天下之衆宰制役使如是嬰兒犇謂胡人之衆不過二十萬吾以十練購一胡二百萬縑足矣以太祖神武左右之將不域衛霍域越域吳域江南域蜀域河東天下已安四方之金帛充於內府士卒平居无事奕博超距志意无所聘當是時中國特不舉設有為虜

孰能禦之者天下百年元水旱兵革法度致修人物阜安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山積水委漢唐所元則成太祖之志臣以謂固在於今日陛下建學設科使為士者知兵頒教立法使為兵者知戰十有餘年惰慢疲軟之氣既度拯矣而堅甲利兵羨於四邊偏州小戍不移而具成竊以地道三教者言之通都要路一庫之藏足以衣被十萬况濟之以大司馬之備也驃騎西征編師南略河湟六城交州九郡歸命內附而飛輓之煩不及於邊民此其美古未有也舉事

動衆宜百日之費者今千日之費不憂之宜百
金之賞者今千金之賞不憂匱蓋非徒以厚費
重賞為得也。要以為前立之所不為者。知今日
之能為之而已。順流建旆如風靡草。以臨不加
疆之虜。此其可取之形五也。兵法曰。形兵之極
。陛下亦既知形。則不圖而何待。臣請為陛下
言。所以入胡之策。夫欲興大事。所病者兵不衆。
食不充。天下之言者必曰。舉二十萬衆。度百日
糧。鳴鼓而攻之。以臨不加疆之虜。如孟賁之戰。
嬰兒何往而不可入。而臣獨計以謂非勝之難。

所以入虜者實難。以樊噲者驍悍自意。得十萬
之衆。足以橫行於匈奴。而或者曰。樊噲可斬。夫
使好奇之人不度。是非不量利害。高論而愴慨
其言。固甚可喜。然空語无施於實事。則陛下
尚誰取之。今臣則不然。舉二十萬衆。度百日糧。
非三年經營而不可借使。以國家之盛。一朝
而可集。街枚縛馬口。千里奄至。雖計甚秘。而人
固有知之者矣。繇十許州塘水之浸。以彼入。非
易故。我入亦難。阻塞而陣。燕亦起而拒。白溝之
南。兵雖衆。食雖充。非勝不能入也。臣請為

陛下効臣之狂討蓋昔者尉陀畔越漢兵出豫
章出會稽而唐蒙獨工書發巴蜀罪水下牂牁
以出越人不意卒擒尉陀蜀姜維拒劔閣鄧艾
乃潛自陰平馳无入之地七。里卒降刘百禪兩
人者若校之以事而索其情則皆近乎不知迂
直之計而臣則以謂論越與蜀者不如是則不
可而入今虜之勢亦何以異此臣請先為樓得
船百艘精甲万人浮膠東待渤海而勿發使大
軍出次王畿。声言以十万出尾橋尾橋敵所於
備出亦此入亦此在兵法則所謂以正合者也

潛軍其東以五万則自滄趨平州同時而借奔
潛軍其西以五万則自代趨雲州同時而借奔
平雲非敵之所素備則滄代之兵宜易入兩翼
借縱則燕之東西可擾矣東軍入平州戰且誘
以稍西行附於尾橋之大軍西軍入雲州戰且
略翱翔于蔚朔之間而東以牽制敵勢敵必分
軍以禦雲州然後尾橋之大軍與東軍合勢而
借入則涿州新城不戰而可收東軍既棄平州
平州備少懈然後渤海之精甲可以乘闕入平
州平州下則營并舉矣乃間使渤海之師通高

麗曰中國責故地高麗宜以兩兵從而析渤海之精甲三千背道絕險以徑中京之南繚古北之後奪關而守之謹守勿戰虜很顧自救然後雲州之西軍鼓而東以取易州而與大軍合吾兵益張乃稍乘勝逐北則燕城可圍矣度燕城之大二十七里而止一人而守地六尺三圍之則滿卒三萬守地無餘以二十萬衆頓燕南攻而圍之若適三萬則是野戰以拒虜之大軍者猶十七萬也度虜之大軍亦不過二十萬盡燕城之大而以五萬人實之不能容矣虜之名統

軍在燕城者其所護契丹奚渤海兵馬數才滿三萬而其曰侍衛在燕城者騎一萬步一萬而止借使臣所謂未實虜能益之度燕城之大不過容五萬則既勃蹊矣而大軍相持僉囊未決其勢不相救以三萬銳師濟以臨衝雲梯之械并力而急攻間使張良陳平不愛千金從及間以啗城中臣虜之子孫能以禍福諭其衆使內附者許以封侯万户之賞彼其在虜或身居將相而服衣食飲不免於輿阜之賤一聞德音宜有發憤內應如望并汾之師者一人有

心則舉燕城之內其勢挫矣燕城可圖則山前
後之地雖未盡復可徐致也臣又率臣之意料
之使虜能出上策中國之師始動虜无空國逆
戰亦以二十万拒大軍而更練奇兵間道它徑
又乘承隙我大軍遠戍深討而虜兵出於不意
釋燕而自圖則前功盡發而盡發欲勿釋耶而
自治未可安能治人然而舉塞上十餘州言之
大軍治瓦橋矣又五万出滄五万出代虜亦以
其軍三折之而應我滄冀其右而霸與信安保
定介其間使堅壁勿戰則虜雖出奇兵亦不

能入霸入信安入保定代翼其左而保與廣信
安肅介其間使堅壁勿戰則虜雖出奇兵亦
必不能入保入廣信入安肅何則吾為之守者
素也置是數者自渤海之東言也操舟於水固
非虜之所宜便而其所不當忽万一可虞意者
其西北之疆乎昔唐安祿山以范陽亂稱兵道
胡中犯京兆不替耳目臣嘗考之圖志則祿山
所行自燕而西其跡具存不可不察也國家
方恢復河湟全秦之力河湟之所仰或者思患
而豫防之益全秦之地以待虜之出於不意如

此而已臣又率臣之意料之今單于之才不聞其沈毅雄勇敢為難制如冒頓烏維頡利突利等輩此者其左右賢王谷蠡亦非有如張說所稱闕特勒噉欲谷之徒超卓過人之才帖帖然慕中國學文字工語言是口尚乳臭安知出上策哉虜計出於教者而皆不能遂則臣之所料不過奉國興師烏合蟻聚而已使虜先能扼古北口而守之渤海之舟師无以伺其利則豕東軍扼弥老符家私亭口之右以西軍扼挑谷紫荆金坡口之左使其東西不能出奇而後大軍

鼓行而陣以挑其南虜進不能拒退无所逃不力戰求勝則必有內顧自保之心此在兵法所謂窮寇臣請勿薄勿逼緩而持之置曹王居庸等關而无奪以開其生路我亦視白溝之南塘水之浸所從歸者狹何以異於淮陰泚水之傳資東西與地三面薄阻而背阻塘水則士卒无所往其心宜固當是時陛下得人如韓信使乘其會則攘而扼之於井陘莫利乎此顧為陛下將者如何耳臨衝雲梯器械致脩士力致完以中國之善攻而加不能善守之虜則二十

七里之城而已何為不可下燕城下空其積以
賞戰士以臣度之三年可以无飛輓自京東西
與河朔之列郡更輦緡穀以實之臨以重臣列
亭障於外燕可守也 陛下以河湟六城之富
孰與全燕河湟遼遠城中素空置中國且能保
而實之則全燕之易守富其可知也惟其城郭
邑居耕田作業文書約束營陣行伍无一不出
中國之舊今以中國之法守之其民宜易安燕
城既守則凡石氏之故地猶不盡奉者未之有
也雖然臣猶有說者則在乎先勝而後戰夫入

人之地欲其不逃不可以不知地索人之情欲
其不匿不可以不明間地可知間可知而軍无
選鋒則兵不可以交有選鋒而不較長短不合
外助則雖多猶寡也臣請為 陛下言所以天
勝之道 陛下誠得數十人用之則何患夫四
五者為今之慮士已知兵兵已知戰而臣獨過
計以謂今選於班列以將名官者患未試而已
夫將欲興大事不可以无重臣重臣居所信功
業已試可使士卒素附可使四夷知畏可使位
重德亦重可使權重威亦重可使舉一軍二十

方之衆而重臣得其人軍之命定矣千夫長萬夫長才各不同則舉二十萬之軍大吏偏裨二百人而後可也夫安能皆得重臣者而使之將委之有司之選耶則天下必有蕭何之至明然後可知韓信之未試不然則趙括之易言不以窮天下幾何其不以言而信之人之才有不能治一妻一妾者有能耘三畝之宅者不持籌挾筭操甲百萬守地千里條然不勞乎其間忘昔之短也平居自喜袒裼而按劍志如飄風而聞金鼓之聲失氣而死此人之情也然則將其可

以不試哉天下之言兵曰微妙者祖孫吳然臣以謂是何以異於宋人之遺辰密數而其齒曰吾富可待豈不誤哉 陛下知人能措興大事選大將帥既已得其人矣凡此臣不敢議然臣以謂舉二十萬衆而為之吏者二百人所試者在北而已子文之治兵終朝而罷不戮一人子玉之治兵終日而罷鞭七人貫三人耳然而君子與子文李廣之行軍逐水草不擊斗刀程不識之行軍嚴年候擊刀斗自衛然而士卒樂李廣將之才固不可而一也孫武之試於吳也以

婦人孫臏之試於齊也以上中下馬用之於婦
人用之於馳馬非將之常也兩人者唯其元所
不可用以成功故卒之武能將吳以入郢臏能
將齊以却魏豈不用其試哉驪山之閱天下探
戎服以令賢如郭元振幾以失軍容而誅而薛
訥解琬乃獨有不動之軍教使然也今天下之
吏以將名官握兵柄習軍事者環列於輔郡迨
數十人平居无事大車駟馬洋洋乎國中與之
言兵而不能者幾人若此臣豈敢以為遠乏才
哉凡所以必待試而後可用者特不敢以能之

於平居无事而信其用之於倉卒擾攘也
陛下知人則哲能官人用人之仁去其貪用人
之勇去其暴用人之智去其詐皆得其所以用
則向之四王者凡可以委之夫將而已以二十
萬之軍度百日之後罷廝後在焉人日備二升
則率兩日而食非万石不可百日則有万石日
則千万邊儲不足以給則不可不權而入之於
民今天下之買爵者緡錢五千高得一封下乃
助教極矣為之說者曰商賈之子不可以揭而
加之於民上此為說者之過也天下元賴之民

游手不業計窮力盡者皆起而為兵能犯矢石
致頭首有一日之勞則紆朱懷金美爵厚廩往
往而加之民上者皆是也何獨至於民而疑之
天下之民不幸而陷於盜賊白日殺人而奪之
財亦可棄矣甚者窟山林晨夜聚嘯州里為之
搖動其中有一人為造利而自言則賞千金而
命之官未始疑也則夫商賈之子孫雖其類則
賤矧未至於盜賊哉臣請為賣爵如漢故事惟
勿為郎而已其餘皆可易之以它秩得北朝籍
與京師官率能入粟於邊滿三万石者為之等

級以授事定而止不過假百人粟可充也昔武
帝用是錯議卒弱匈奴乃臣區區意竊在此
陛下幸聽焉則其詳有司可得而講也何謂也
地夫四夷之與中國其土地風俗剛柔險易之
不同猶之城市之與山林並得其宜各使其欲
未寧同也百蠻之地皆阻山而海遠者去
王畿數千里一隅有故不得已而應就其近者
調之則兵少不足以用欲置大軍則病道里之
遠者尾衡決食卒不救設或真能致之其土地
風俗皆非國之所習知率百万之衆而頓絕徼

之下欲深入不可欲致敵不能譬之逐兔叢林
遇穴而失則良鷲逸足猶翱翔傍徨雖巧而无
所効其理然也東南西南群夷皆絕遠致險論
其近而與中國比者則莫若北胡古者北胡則
本非與中國近且比也踰塞而北至於寒露遠
野人跡所不至者乃稍稍屯聚蓋李牧破林胡
雖斥地千里而胡不能各自漢至唐迄於五代
始侵尋曼衍寢有中國之地自王畿而言則
白溝之南千里而近耳置驛十數則率朔漠之
事十日而傳之可聞城郭邑居漠也耕田作業

漢也文書約束漢也營陣行五漢也舉山前後
之地而言之无為而非漢者臣嘗披圖而觀起
白溝趨燕城二百里而止居庸曹王大安黍谷
崆峒之山環抱如箕而燕城峙其中自白溝而
北衆山而南燕城之四隅在其中者其地如掌
由燕城之三隅東西與北衆山之塞川關要害
遠者不過四百里近乃二百里而止山非不可
陟也水非不可涉也土地風氣水泉百物之產
又非中國之所不習也徒可徒騎可騎車可車
何動而不可圖正可正奇可奇伏可伏何動而

不如欲顧為 陛下將者如何耳何謂明闇夫書
生之論以謂仁義之兵无術而自勝此臣讀孫
子至所謂賞莫厚於闇事莫密於闇非聖智不
能用闇非仁義不能使闇非微妙不能得闇之
實臣始不信今乃知之使仁義之兵无術而夫
自勝則敵衆我寡亦勝敵疆我弱亦勝敵實我
虛亦勝敵逸我勞亦勝敵有備我無備亦勝而
聖人者何事乎教民七年而後即戎而其曰不
教民戰是謂棄之者又何用也夫仁義王者所
以无敵於天下不得已而去焉兵可去而去仁

義則不安至於不得已而用兵仁義非可忘而
所謂權焉者蓋聖人亦多有之而未嘗去也孫
武无王佐之才而其言有用於王者之事闇非
平日之所宜先也故非聖智不能用非仁義不
能使非微妙不能得其實如此而已聖君參之
以獲夷狄之心賢將持之以制三軍之命士卒
獲之以幸封侯之賞夷狄取之則四境不能以
是一日而安其理然也秦得由余而八國賓燕
入秦闕而東胡破漢厚闕氏而冒頓解唐語突
利而詰利疑此中國之以闇勝夷狄者也韓王

信在胡奴而匈奴入太原盧縮在胡而匈奴入
上谷上行說在胡而漢不得美弊市匈奴以至
於唐突厥以可崇侍子而寇瀛州回紇以僕固懷
恩而入涇陽此夷狄之以間勝中國者也自昔
兵家之用間者一勝一負不可得而教姑以中
國夷狄之制勝負者言之在中國則夷狄憂在
夷狄則中國病此其理易知而其事難成不可
不察也今臣以北胡之勢言之山前後之民大
槩皆思漢并汾之事王師在燕有謀即其帥而
降者誠能得張良陳平不受千金以致內應猶

反掌耳唐周鼎失沙州州人胡服而臣虜歲時
祀父母衣中國之服號慟而藏之河廣武梁故
時城郭未隳龍支城耆老見唐使者拜且泣曰
頃從軍沒於此朝廷尚念之手臣讀史書至此
則慨然知燕之地士大夫之子孫宜有發憤不
辱飲氣南首而望王師者徒患无以發之耳以
契丹之舊法言之其得漢人皆僕妾役之仕宦
而顯者歸見其主如旧禮殺漢人而以牛馬償
之弗誅也迨蕭氏乃始徙漢人益北居而以契
丹奚渤海之民雜處幽薊殺漢人者如殺人之

罪自以謂漢人之子孫可壞矣然臣度之燕之人皆謹厚朴茂世漢種也終不能胥而胡白溝新城崎立而相望漢之俗良美也不幸而子孫世世為虜痿人不忘起育人不忘視勢不可矣天下誠不乏張良陳平之智不愛千金仗社稷之神靈所麾前移所指前死五閭俱起莫知其道是謂神紀裹蚩薊之城百日而平使彼粟實可因而食使彼粟虛可因而墮也地可知閭可明夫然後合三軍之士而表其技且勇者此之謂選鋒越有君子五千人秦之鬪士倍於晉若

此皆選鋒也凡兵尚義而保氣義之所勝選可明氣之所加柔可疆人之情非有鈍利之殊也顧上所以表之者何如而已一夫當死市袒裼而不呼則千人為之失色童子按劍而先登則七尺之夫夫全軀保妻子者猶為之却也然則人之情豈固難知也哉前有大壑臨之則魄隨而懼狼顧却踵則身在平地夫誰肯舉足而蹈其危使為士卒者知有死之榮无生之辱夫然後顧平地不為安蹈大壑不為懼則攻何患堅城戰何患堅陣哉吳起臨陣有一夫不勝其勇

遠前取首而還吳起曰雖勇非吾法也斬之吐
蕃逼奉天渾瑊進單騎馳之扶虜一將躍而出
一軍皆譟臣以為若此者皆可賞勿誅而吳起
反之此用兵之過也鋒可選然而不校長短則
臣以謂兵不可以交何則天下皆以北胡為善
用兵而臣獨計胡非能出奇合變循環无窮也
顧其長在騎射而已自圖志言之多馬之地半
地於胡而其能挽弓騎射蓋亦天性使然趙武
灵王變服從胡騎射而由是以取中山此其為
策之得者非以其所長制其長哉曷煩控絃百

万白登之園驛駝驪白各以其方之色自古以
馬戰未有如此之盛者也漢武帝中年銳意馬
備阡陌之間盛或成群比戰教勝匈奴罷極矣
而其後亦以馬少不能復出則度漢之能以其
長弊匈奴在騎不在徒明矣唐薛延陀不知亦
以所長抗中國而自恃其教以徒勝執馬者既
收而徒不能復為卒以取敗胡人自是益自知
其短於徒而中國亦暴其所長而術制之比者
朝廷置騎射又教民蕃馬意良而意法美矣而或
者民之馬雖蕃而未教故臣以謂置義勇置

保甲則民馬皆可以假而習夫馬生其水土則人心可知然而教訓之不安以之當胡馬之新羈朝夕馳騁乎荆棘斥澤之地體安而心調者恐非敵也 陛下誠用臣說則義勇保甲之籍於民者方其教時皆使之習騎騎不足則更借之乎民馬嘗入而籍諸官者番假之則民力不勞而馬不病不過三年天下皆可用之馬以是佐軍則漢之戰何以易此雖然猶有所需者則外助而已自昔為國未嘗不以夷狄制夷狄其說以謂海濱之蚌鷸兩自斃而後人能并得之

匈奴方病漢而烏孫昆弥亦自以不得與中國通漢籍烏孫撫諸夷以孤匈奴之外援校尉常惠護五將軍兵擊胡而昆弥常力戰為漢軍鋒所殺過當匈奴遂虛於是丁令攻其北烏桓入其東烏孫擊其西而匈奴折其兵支三敵國以南與漢爭一旦之命卒以困弱至于裂五單于昆弥與有助也臣嘗譬之鄉邑之小盜三人而為輩則百不得已以力擒一人為爭財而不平則二人者不制而自斃弊何則其素相知者審也陛下南面負宸冠帶而朝百夷四海之內八荒

之外心有所懷唯上之所命廼者高麗折於胡
不敢越遼而西以効其一日之力於中國
陛下能撫之至絕海蹈越綿數千里而入貢
闕廷 陛下嘉納遣使報聘增美於 祖宗
之禮臣聞之其國見使者至皆歡喜擁道自慶
未始獲也彼其折於胡久矣宜有以逞其志如
烏孫昆弥者而臣未敢言焉凡此教者 陛下
得一重臣而委之與在廷一二之士嘗得預聞
腹心者皆可以使之雜而議然後臣之策庶幾
可乎効也兵既定石氏之故地已復臣請謹封

疆嚴斥候戒邊吏无得以非中國之地而利絲
毫以爲功其且 聖人以天下爲度而致誠信
以結之虜雖失燕知其本中國之舊而不以爲
吝中國亦與之講好修聘權猶昔時可使如伯
氏之奪邑沒齒而无怨言此百世之計也臣身
未嘗爲吏則凡國中之議是非利害不知其果
何從姑以深思所得發於猷畝憤排之忠而不
能以自揜者獻之 陛下 闕下如虞舜亦問
幸擇焉韓愈曰凡此蔡公功推斷乃成故臣至
此猶願致其愚者則曰必行而已以臣之幼而

學壯而欲行之心而又幸出於
聖人之世
三代之時非戴非常之治沐无窮之休褒衣博
帶學古人之事而名諸生之列每聞
陛下德音雖在市井草莽欣喜自幸如第五倫其所願
伸喙道說以求補於不一者豈特此書之所叙
而已然臣竊以謂禮樂為大而必其所先舉者
已定天下晏然然後禮樂不制而備樂不作而
洽區之愚蓋在於此臣身賤跡外其學甚野輒
不避鉄質之誅而冒言其所不當預之事懷不
能忍憤排自致无以異於傳之所謂怒轟而幸

人君之一式
陛下揭日月之光而節屋之由
得以容則臣踈遠之言庶幾乎可抹而無罪若
乃安歆畝之賤而不知
聖人之世三代之時
非常之治无窮之休親逢之會為難遭則臣之
儀儀不出門建其失時亦極矣伏惟
陛下萬
機之閑一留神聽為天下幸甚天下幸甚臣無
任俯伏待
詔激切之臣至補之誠惶誠恐謹
昧死再拜

彼孤擊虛六窮三刑生王囚死以察害凶以明
利吉使三軍之士逆之以止順之以行不厭不
疑至死无所災若是者臣不能盡地聚米相陰
度夷左青右白前鳥後龜无當天牢无處龍首
高陵知逆背丘知向林木之隘葭蔣之陂一迂
一直一亟達使三軍之士所由以入一所以
歸交挂圯絕不失地宜若是者臣不能馳一乘
之車掉三寸之舌不甲不兵以行賊營曉以禍
福諭以利害使賊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可以无
戰而屈人之兵若是者臣不能深溝高壘清野

以待示以所害欲戰不可三時務農一時習武
百姓家給人足鷄犬相聞使賊不敢南下而獵
於嶺東出而漁於海徹閱彙傳內外為一若是
者臣不能臣負不能之才五且少孤不幸墮在
荆棘泥塗之中荒楚幽穢不得預聞下士之議
而私慕庶人所以傳語者是以不勝犬馬者心
願効一言雖然凡所言者亦非曰能之特其理
勢之然否可道者也自交趾犯順軼郡縣溪
嶺騷然檄書日聞陛下仁愛遠民若保赤子憂
勤宵旰思所以禁止安集者臣雖不備行列有

日有趾莫非 王臣故忘其怯懦以自試鉄鉞
之誅謹參古驗今先論其所宜勝與所為未可
取者而次條愚計於後以備執事者擇焉傳曰
不先時而起不後時而縮又曰敵加於已不得
已而應之謂之應兵兵應者勝 陛下以父道
育四國四國所宜歡欣咸以子來而交趾不道
乃干大順 陛下謀於心謀於卿士以逮庶民
設壇授鉞應而討之兵應者勝此其理勢必勝
一也兵起之初五管莫備賊至城下市合不知
而邕州刺史蘇緘家世孺者不識金革汗馬之

勞卒遇天變乃能奮不顧身閉城乘壘連鬪究
轉以嬰賊鋒兵敗不屈血染砧几妻子女婦駢
頭為戮將吏皆死數十人遠近聳動爭欲者至
伏節前驅者此其理勢必勝二也 陛下即位
以來精意武備設監置官以董軍器金鉄皮革
筋絳膠漆精良百選刀稍予槍戟楯蔽擗矢弩
冑鎧鼓旗笳角凡軍之需湏一切素具此益黃
河之水以灌隋渠南盡豫章之水以爲船一船
所載當中國車數十量舳艫相銜以濟南師此
其理勢必勝三也交趾之地不過中國一大郡

叫呼跳梁不足以越千里疲弊空窶不足以支
數歲陛下神武天旋雷動莫不蠢然敢此小
寇制之得術捐五管一城足以當賊有餘何至
嗷嗷以煩執事者今折中國之衆五一以代之
如舉岱山壓鳥卵此其理勢必勝四也陛下
謀臣計士布列中外適一事命一將皆試可乃
遣而比歲更武舉之科親廷於廷諏以計策天
下小兒孺子莫不踴躍墳排爭試劍馳馬指畫
論議以希功名其作新振起亦勇氣百倍矣交
趾徼外小國其人腥臊雜處非素知兵能出奇

合變也乍聚乍散非有常性鈔掠掣擊與邊人
爭一旦之命比如攫鳥逸獸雖角牙爪背輕利
足奮而不知人能以機械罔罟獲之此其理勢
必勝五也雖然勝可不全而有未可取者此事
之情不可不察也陛下方拓西疆指圖授筭
以取熙河六城如探懷中物虜逃遁不敢窺境
上將徂近功士飽新賞帶甲十萬乘勝南指有
輕交趾心臣以謂姑无謂交趾小蜂蠆有毒不
可忽也傳曰鳥窮則啄獸窮則搏人窮則詐昔
魯人與邾人獸魯卑邾不設備而禦之邾人敗

魯使我軍不知察此交趾示弱以堅我我迫其窮使姦謀得持此其理勢或未可取一也中國陰陽之中土氣和適其生物如之故極寒甚熱皆是傷病百鉞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故性能暑三月五月春草黃茅嵐霧瘴氛上炎下潦颶風之所扇鼓且土多毒蟲蝮蛇沙虱過而踣者猶十四三焉今以舉大軍宿之其間久而不召疆者病弱者死奚暇爭功利哉此其理勢或未可取二也古者興師十萬日費千金故軍無輜重則云无委積則亡无糧食則亡臣請以漢賈

捐之所論羌軍質之暴師未嘗一軍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大司農錢盡乃以少府錢續之今交趾之遠非特羌軍也且輟畿內禁卒及調河北京東戍兵五六萬以伐之倍道兼行三月而後至以臣計之人日糒二升則五万人之費曰千石也行三月日千石舍未畢陣未定而十萬石之粟去矣使其淹回未有成績其為費可勝言哉孫子曰智將務食於敵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鐘慧紆二石當吾二十石此地平計千里之法也今以京師直交趾五倍而言之則行

營二十鍾二十石而後可以當賊之一矧其俗
又非專以五穀為養也木實草根魚鼈蚌蜃之
為鋪且其土之所出足以給其人安坐而待我
若此雖十年不病闕食也傳曰粟不如者勿與
持久持久非遠行之利此其理勢或未可取三
也平陸之車習於車攻闕於騎闕蹈蹂厚土大
步疾走右旋右折出入往來蕩蕩坦坦不可障
阨而以之入於東南之由前則重山後則復溪
左則大阜右則深谷積石聚篠車以摧輪馬以
敗蹄擇土計地若不容足縱行則絕首尾衝行

則絕兩翼往不知所如來不知所返而賊生死
其地其人如獠狄下上坂險筋力百倍於華人
倏起忽止適去已至從之如搏影不可得也傳
曰不用鄉導不能得地利地利者兵之助故孟
子所記亦先地利而後天時而將士非素知此
其理勢或未可取四也畿內禁卒固天下材之
選賞罰素信約束素明拳勇亦當百矣然臣竊
計之設此營而擇或取左遺右或取右遺左參
差不齊聚為一軍則少非同巷長非並舍資賜
不借受調發不俱行雖一之以旗鼓盡數目不

能以相識夜戰聲不能以相知則臨事難濟而
河北京東之卒又半雜新軍臣辱貧窶不任田
畝徒博飲酒計窮力盡之人乃起而為兵一旦
遂驅之戰不惟不足勝戈甲為病而其往也皆
有戚戚羈旅之懷夫戰勇氣也氣不盈不可必
勝此其理勢或未可取五也凡此較然易見雖
五尺童子能道之而臣所以獨不自已區區為
國私憂過計者非以交趾果能為足拇病也以
謂遠勞王師戰久不決則事將不能無弊不可
不察也夫交趾實古揚州之南境自三代盛時

列荒服之外不及以政秦并天下路定揚粵以
謫戍守五嶺與越雜處以至漢而任囂尉陀亦
數以其地叛當是時有閩越東越南越東甌西
甌謂之百越交趾百越之徼也其國雖洛陽南
方一千里人皆雕題文項身髻徒跣俗相習以鼻
飲父子男女同川而浴今其地負海倚山阻險
僻迂師行之道可以為正為奇為伏者非特一
途而已也蓋漢初遣王恢韓安國擊越亦一出
豫章亦出會稽時唐蒙亦使越越人食蒙以蜀
枸醬蒙婦因又上書通使即浮船牂牁以出越

人不意其後路博德爲伏波將軍出桂陽下湟水按圖湟水蓋出於連州楊僕爲樓船將軍出豫章下黃浦按圖黃浦蓋出於廣州故歸義越侯二人爲戈船下瀨將軍出零陵下灘水按圖灘水蓋出於桂州馳義侯發巴蜀罪人下牂牁牂牁即唐蒙所通道起夜郎者也於是五將軍咸會越人或降或亡南越平爲九郡至建武中交趾女子側貳叛馬援將平之援始自合浦緣海而行隨山刊道蓋千里餘如浪泊禁溪无功居風行雋壺頭之路凡圖記可見徃徃援所行

也今其計謀所長不可得而知所可知者其出入徃來死生之地擊繫具在師行所從不可不察也臣又以今言之居後踵前固不必皆出前人之覆而其大槩瀕湖以南要害之地朝廷因以分屯迭進至於明越餘杭海上諸郡負海无障塞中國所素不虞者臣願亦粗修守禦備游寇凡此非特以待交趾而已臣又以今料之使賊能爲狂計固不出於三若外有合交攬閩水隘以老我師我頓兵絕徼之下曠日屢久款戰不可引去則賊又復至回軍轉陳返而

赴之賊又入保如初如是數年則邊人未有息
肩之期此計上也若閉關關戶誘我以利誑我
以弱設計誘我且戰且却我易而不戒不亟入
之以隨賊計中賊度我歸遠以奇兵斷後我進
无所得欲退不能此計中也若棄關不守鼓行
出隘唐突侵軼痛戰自快輕勇悍亟分散四擊
大則劫城小則掠屯其入吾之地恐不深其爭
吾之利恐不及我主彼客彼輕我重我衆彼寬
維疆可虜此計下也賊出上計利在賊出中計
利害平出下計魚爛亡矣臣又以今料之賊必

不能出上計何在則海外遠國固非交趾之弱
能持雖近有群獠又非固烏交趾役也况敢侮
王國乎意者輔車相依唇亡齒寒有不自安之
心今臣姑置遠者而不論論群獠之近者則尔
不可无所以待之今見朝廷舉大兵欲城交
趾彼其中能无介然疑似之心哉臣獨計以謂
誠能擇使者如酈食其司馬相如陸賈班超等
輦乘駟持節以寬大鎮之告以朝廷誅叛逆
賊即伏行罷兵矣能從中國討賊及反間致頭
首者計所得以賞其身從者賞以身以家從者

祿以家以卿從者封以卿以縣從者封以縣縱
不能悉從可以少定其志則是不戰而賊之形
已窘矣臣又料其賊之无他取其上計不能用悉
或者猶參上計而雜中計參上計據關守隘以
老我師我雖衆无所用之請以大軍當其衝虛
張形勢以疑賊而陰擇精兵爲三四間道絕徑
或薄其左或突其右設奇取之兵法所謂攻其
所不守也昔蜀姜維拒劍閣鄧艾乃潛自陰平
行无人之地七百里鑿山通道崎嶇險絕以羶
自裹轉而下士卒皆緣崖攀木魚貫而進卒降

劉禪此設奇者也雜中計開關闔戶以誘致我
我雖衆亦无必入請留大軍屯其後而以驍銳
佯從之輕足利兵以為前行分屯折隊伏於兩
旁勿薄勿迫遠而挑之偶勝无追不勝疾歸棄
金遺鼓拔衆以馳賊貪吾獲可邀於阨卒前遇
伏其衆覆兵法所謂引而去之今敵半出而
擊之利者也昔北戎侵鄭公子突曰使勇而无
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君為三覆以待之戎勝不
相推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
速奔從之遂破戎師此設覆伏者也賊出上中

而不利將悉衆借出以徼幸於其下計是固中
國之利也請剋日而取之昔魏祖代關中賊每一
部至魏祖輒起喜破賊諸將問其故魏祖曰關中
道遠賊若依險阻征之不一二年不可下也今
皆來集衆雖多軍無敵主一舉可滅諸將皆服
語曰連鷄不俱棲可離而解賊衆之謂也此三
說者譬之九不能出於盤其大槩如此然兵无
常教故隨所動而應之前必有減竈之說而后
繼之者得以起添竈之智顧為陛下將者何如
耳賊出下計而又不利將大走遠遁亡海絕道

以保窟穴臣請請按勿從或曰按甲勿從何以
立威於天下曩士卒所以犯曩夜冒白刃者懼
不勝使幸勝柰何幾舉而棄之且賊窘窮无所
知此如兩鼠鬪穴中將勇者勝臣則以謂不然
兩鼠鬪穴中將內鼠勝且欲搏賊大海之間其
勢必與之相從於舟楫夫使吾三晉齊魯之人
失夷曠而為棲船鬪艦浮之狂瀾之中平居无
事目亂心悸而况乘以倉猝微風搖櫓一夫湧
搏我衆駭矣又何暇與之校疆弱勝負哉蓋前
世語水戰以謂越人能入水負舟而杜牧所傳

鄭年者能沒海履其地五十里不噓今海上賈
人亦往往遇水寇鑿舟沉焉此其中國所非用
以取勝故也故臣請按甲勿從而更設策修備
以待之且 陛下富有天下地漸日月之虛
府籠山海之藏非以交趾羸陵安定苟屬靡參
曲陽比滯稽徐西于龍編朱戴封溪望海卑陬
不毛方尺園寸之地為足有也又非以交趾生
犀馴象古貝文螺琥珀翡翠鼉皮鮫革蕉紵桂
蠹詆奇不法殫瑣極細之物為足實也不得已
而問其罪足以威懾小寇使之悔過効順歸命

中國而已賊既定臣請循古更選仁厚勇略堪任
將帥者以為五管諸州刺史太守以歲月鎮撫
其民而因其家之可任者置土兵如保甲以時
教習土兵之外乃募游軍而就擇將吏其地平居
无事謹養而善別之以周知其心有故王臣失
勢有欲見其功者聚為一卒有死事之人昆弟
欲為之報仇者聚為一卒有貧窮忿怒將快
其志者聚為一卒有故贅婿人虜欲昭迹揚
名者聚為一卒有故胥靡負犯人之欲逃其耻
者聚為一卒加賜而特慰為使之居其地服其

俗安其水土便其械用因其糧食得以无煩執
事而坐制其弊乃可以得志此百世之計也臣
身非安南將吏民庶又不親與交趾接也安能
周知其虛實短長利害所在曰今日出某道取
某明日出某道聚某取某道可以為正某道可
以為奇某道可以為伏意者其大槩理勢之所
在故臣得以臆計胷度而妄議焉若夫知己知
彼每舉不殆與敵變化循環无窮提軍挈眾動
於九天之象此則大將軍之任非臣所得而前知也
臣愚疎外不知事體昧死陳愚計臣謹上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二十五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二十六
河議

洪範五行水一曰水深為海其發源注海為江浸
河淮濟實惟四瀆而河為四瀆宗三王之祭
川所以先河而後海為務本者也岷山導江導
淮自桐柏導沅水東流為濟其道里近而道河
積石其道里遠源壯而流激故禹治水瀆功施
於河為多積石去中國既遠過此人罕至至荒
忽不可知若山海經穆天子傳水經雜傳記之
說槩曰河出崑崙崑崙墟崑崙墟高一萬一千里為

地之中而河出其東北取其上醴泉華亭多奇
物草木鳥獸尤不可考至言河上通漢見於牽
牛客星之占而山海經又有夢敷之山者敷夢
之水爲出而東流注於泐澤河水之所潛也其源
渾渾泡泡郭璞說泐澤蓋鹽澤鹽出玉門陽
關總三百餘里安取崑崙墟乎然山海經自
漢儒說皆以爲禹書其所記如此雖爾雅亦曰河
出崑崙墟色白并渠千七百一川色黃太史公
班固皆以謂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山崑崙出
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爲光明也自張

騫使大夏窮源之後惡睹所謂崑崙者哉故言
九州山川尚書近之今所論亦本禹貢導河積
石及周禮爾雅史記漢書載河所經典後世隄
防人事迄于宋興使有考焉禹貢天下之州九
而河所道者四曰雍豫兗冀孔安國說冀以堯
都不言境距黑水東據河有州曰雍故曰黑水
西河惟雍州西南距荆山北距河有州曰豫故
曰荆河惟豫州東南據濟西北距河有州曰兗
故曰濟河惟兗州雍州云西河自西河以西也
豫州云荆河自南河以南河也兗州云濟河自東

河以東也然則西河之東距雍南河之北距豫
東河之西距為冀州可知矣雍故職方氏正
西曰雍州而釋地河西曰雍州職方氏河南曰
豫州而釋地亦曰河南曰豫州職方氏河東曰
雍州而釋地濟河間曰雍州職方氏河內曰冀
州而釋地兩河間曰冀州雍州以其自西河而
西故或曰正西或曰河西豫州以其自南河而
南故皆曰河南雍州以其自東河而東故曰或
河東或曰濟河間冀州以其距雍豫雍為境故
或曰河南或曰兩河間而雍州言正西不言河

者則以在成周維邑為正西也自禹貢職方氏以
考爾雅其辨四州河所經之域皆合而職方氏
又曰東北曰幽州其川河沛州幽州薄海蓋言
其集入欽九州之地雍豫高而雍冀下幽州東
北又下而河起西北所從來高故其始猶委蛇
稍南及其下龍門則流駛竹箭也禹貢曰導河
積石至於龍門南至於華陰東至於砥柱又東
至於孟津東至洛汭至於大伾北過降水至於
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於海自積石
東流至於龍門始折而南者一又折而東者三

又折而北者再然後而海其所涉之地八北河
經營中國之形而秦晉之河曲戰公羊所以言
河曲疏矣河千里而一曲者也自張通西域騫
積石之西徃徃可紀出玉門關有兩道一從鄯
善傍南山一從車師傍北山皆被河西行至莎
車為南道至疏勒為北道而西域三十六國皆
在匈奴之西烏孫之南北有中央有河山東
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其河蓋兩源一出葱
嶺一出于閼合至而注蒲昌海蒲昌海所謂鹽
潭者也葱嶺之西既不說有河于閼之西又水

皆西注意河源為出於此鹽澤去玉門陽關三百
餘里廣袤三百里其水停居冬夏不盈耗皆以
為潛行地中南出於積石為中國河云而穆天
子傳說天子飲于枝渚之中積石之南河積石
名南河則與張騫所謂南出於積石者又類之
學者據經有導河積石當為河源豈積石之西
河自行地中故禹不治而導河積石特言施功
自積始亦不說河源也積石在金城西南龍門
在絳州龍門底柱在西魏孟津在洛汭在鞏大
伾在汜洛水在信都大陸在鉅鹿其地皆可考而

水經諸家圖河所道蓋自積石山始西南流又東
流入塞過燉煌酒泉張掖郡南與洮合過安定
北地郡北流過朔方郡西又南流過五原郡南
又東流過雲中西河郡東又南流過上都河東
郡西然後乃出龍門而又南流至於華陰故呂
覽說龍門未開河出孟門東大溢是謂洪水禹
鑿龍門始南流也自龍門至潼關與謂合至
華洛合與而伊洛湮澗四水合流所謂伊洛湮澗
既入於河也與濟合成臯與沁合武德乃道黎
陽鉅鹿而北播為九河所謂徒駭太史馬頰

覆釜胡蘇簡素鈞盤鬲津者也此九河者廢滋
久獨漢成帝時許商上書言古記九河之名有徒
駭胡蘇鬲津今在成平東光鬲界中自鬲津以北至
徒駭間相遠百里後世因謂許商言三河三縣則徒
駭間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可知
以爾雅之次考焉則徒駭最北鬲津最南而
六枝者包其間然鄭康成謂九河齊桓公塞
之同為一河齊居東信如康成言塞其八枝以
拓地則自桓公而來河所行蓋獨徒駭矣而太
史公班固又皆稱禹以謂河所從來者高水湍

悍難以行平地數為敗乃鑿為二渠以分其河
一具其一漯川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於大陸播
為九河同為逆入河於渤海二渠於禹貢元見
不知太史公班固何從言之烏夷皮服夾右碣
石入于河烏夷海曲碣石海畔山夾山之右沂
而入河以達冀州則禹時河入海蓋在碣石也
地里志碣石在北平驪城縣西南計渤海北距
碣石五百餘里而河入渤海蓋漢武帝元光三
年河徙東郡所更注也而言禹時河入渤海何
哉周定王五年河始徙見於周譜班固言之又

秦攻魏決河灌其都決處遂大不可復補去古
逾遠移徙難得而考而言禹鑿二渠又何哉孟
子曰禹之治水水道之道也歷三代无患以此自
萊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
濟汝淮泗會於楚而禹功既微齊與趙魏因河
為境而隄防寢具施障谷之禁以鄰國為壑鑿
一孔開百竅如甕敝漏漸以不補則後世河數
為敗非天時也漢而下井源益繁以漕以漑其煩
利而昧害東匯西引河用屢窳使不得一日安
流狂怒衝溢亦固其理據其著者言之武帝則

時鄭當時引渭穿渠起長安旁南山下至河番
係引河溉汾陰蒲坂下自是之後朔方西河河
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矣宣帝地節中郭昌
使行河北曲三所復穿渠直東魏正始中亦
穿廣漕渠引河入汴晉太始中亦鑿陝南山決
河注洛隋仁壽中亦塹自龍門抵臨清閼度河
大業中復開通濟渠永濟渠以引穀洛沁水開
元中避三門之峻亦地鑿石渠至它川谷頗引
以溉漕而亂水之理助河為敗者往往而有始
自漢興二十九年孝文時決酸棗東潰金堤

於時東都雖大興卒塞之而河之為患因浸尋
滋甚元光中徙頓丘東南注渤海決甄子陳南
注鉅野元封中決館陶分為屯氏河永光中決
清河靈鳴犢口建始中決館陶東郡金堤又決
平源入濟南千乘建國三年決魏郡貞觀中壞
陝州河北縣毀河陽中渾開元中決博州棣州
大和中決棣州開成中決鄭滑乾寧中圯滑州
其餘隄防人力所不備若大雨霖漂壞郡縣病
人民至不可勝紀陵夷五代以迄宋興歲屢敗
其患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戰國及秦用兵不遑

暇事河而元光中再決二十餘年比塞輒復圯
吳後最大甄子之歎其詞哀焉今考之武帝時
至於王莽言河利害大槩十五家其言非忠而
近似者一其甚踈者一其不切者一其害焉者
一其一時或害者二其可行无害或利者十而
十者而論其詳者曰賈氏竊以謂漢治盡此
故備論之始決甄子田蚡奉邑食鄒鄒居河北
河決而南則鄒无水災言於上曰江河之決皆
天事未易以人力彊塞之蚡要以為食鄒計无
意圖事而其言未易以人力彊塞者良可用此

言非忠而近似者一也齊人延年言河出崑崙
經中國注渤海此其地勢西北高而東南下也
可按地圖開大河上領出之胡中如此則閩東
長無水災北邊不憂匈奴延年議閩大然歸於
狂悖且有天地則有此河其行流有域禹不能
改而延年欲改之此甚踈者一也谷永言河中
國之經瀆聖王吳則出圖書王道廢則竭絕今
潰溢橫流漂沒陵阜異之火者也修政以應之
災變自除王者孰不欲奉天理物然天時人事
其應豈皆若符節堯猶有九年之患禹猶有四

載之勤堯禹豈不知修政以應之哉此不切者
一也揚焉言從河上下患底柱隘可鑄廣之上
從其言鑄之裁沒水中不能去而今水益湍怒
為害甚於故是歲渤海清河信都滹縣邑三十
一禹治水蓋亦鑿龍門披山通道至不可勝言
底柱豈不可鑄而為无其術故壅閼為敗此害
焉者一也郭昌使行河北曲三所水流之勢皆
斜直貝丘恐水盛隄防不能禦乃更穿渠直東
民便安之後三歲河水更從故第三曲間復斜
直貝丘百姓寒心孫禁以謂可決平原金堤閼

通大河今入故篤馬河至海五百餘里水道浚利
又乾三郡水地則美由者吏卒治隄救水二者其
言異而大槩利害雜故為說同郭昌渠始通
利後不便較然可知篤馬在河在九河南失水
之迹然矣舒民財力為便此或利或害者二也
自昔之患以故道之湮與隄防捷苗與河爭勝
負故凡言分河救水怒於觀水勢復禹之舊无
與水爭地者其言皆可用无害焉後為清河都
尉言即承河流下土壤輕脆易傷頃所以閼无
大害者以屯氏河通兩川分為流也今獨一川

兼受數河之任雖高增隄防終不能泄屯氏河
新絕未久又其口所居高於分殺水勢道理
便宜可復浚以助大河泄暴水屯氏河北塞宣
房北決所為東北經魏郡信都渤海入海蓋近
禹故道會許昌白不用後果復決館陶李尋解
先言陰氣盛財水為之長故一日之間晝減夜
增江河滿溢所謂水不潤下雖常於卑下之地
猶日月變見於朔望明天道有因而作也可且
勿塞以觀水勢河欲居之當稍自成川跳出沙
土然後順天心而圖之必有成功而用財力寡

尋先要近於陰陽之學而其言觀水勢所欲居
則易為功豈可易哉張戎言河水重濁號為一
石水而六斗泥今民皆因河渭水川水以溉田
春夏乾燥少水時也故使河流遲貯淤而稍淺
兩多水暴至則溢決而國家數隄塞之稍益高
於平地猶築垣而居水也可各順從其性勿復
灌溉則百川流水行道自利矣灌溉有不應導
而導隄防有不應塞而塞戎之言可謂近古許
商說古記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
成平東老鬲界中自鬲津以北至徒駭間相去

三百餘里今河雖數移徙不離此域商明筆計
能商功利且當是時三河者庶幾可索惜遷其
事不究也韓牧所欲穿處住者天常九河處穿
之縱不能為九但為四五宜有益王橫言河入渤
海渤海地高於韓牧所欲穿處住天常連兩
東北風九河之地已為海所漸矣禹之橫河
水隨西山下東北去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則今
所行非禹之所穿也使緣西山足乘高地而東
北入海乃无水災牧橫亦皆欲求禹之舊求禹
之舊固无不可而歲久難識迄於今河移徙无

常處自馮浚李尋解光張戎許商韓牧王橫七
人雖議各不同而要之浚欲殺水怒尋光欲觀
水勢戎欲順水之性商牧欲求禹之迹橫欲便
緣西山東北入海故其言皆近而橫與平當閔
並賈氏之上策不獨在漢事雖施之方今大較
不能改也平當言九河皆填滅按經義治水有
決河深川而无隄防壅塞之文河從魏郡以東
北多逸決水迹難以分明宜博求能濬川疏河
者夫決百川距海濬剛澮距川見於書且水因
地以制流故在易地上有水比水行地上乃有

隄防之法隄防為不得已平當可謂能知經矣
閔孟河決率壘於東原東即左右其地形下而
土疏惡聞禹治河時本空此地以謂水猥盛則
放溢少稍自索雖時異處猶不能離此上古難識
近察秦漢以來河決曹衛之域其南北不過百
八十里者皆空此地勿以為官亭民舍而也夫
水所歿居人固不能奪始完之河又盪去歲如
是曾不愛獨愛百八十里哉閔孟可謂能知務
矣至賈氏之上策不欲與水爭地蓋與平當閔
孟之論合其言曰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

川澤之分度水勢所不及使秋水多得有所休
息在左右遊波寬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
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兕啼而塞其口
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為川者
決之使道善為民者宣之使言蓋隄防之作近
起戰國存於趙魏以河為境存作隄去河二十
五里趙魏亦為隄防雁者去水數百步遠者去
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有所遊盪今隄雁者
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迫隘如此不得安息今行上
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遶官亭河使北入

海西薄太山東薄金堤勢不能遠泛期月而具定
以大漢方制万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或此功
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自禹迹
廢由漢至宋千有餘年河決自黎陽而下遠
者數百里近者數十里間耳故賈氏言徙冀
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
海西薄太山東薄金堤勢不能遠泛今形勢所
直考之猶是竊以謂賈氏之策不獨在漢事
雖施諸方今為久遠慮不能加者如此至難者曰
若如此敗壞城郭田廬塚墓以萬數姓百怨恨蓋

蓋賈氏亦能言矣以禹治水小陵當路者毀之
故鑿龍門闢伊闕折底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
性至城郭田廬塚墓此乃人功所造何足言也
又以謂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
殘無數如出治河數年之費以業所徙之民宜
亦便利自為遂至賈氏十家考之漢事與方今
其言皆可行而無害然即目前之安舒歲月之力
則諸家者皆能道若夫始難而終易暫勞而永
逸則王橫賈氏西山黎陽之議於金山猶上策
至賈氏中策言多穿漕渠下策言隄防蓋無足

道者昔晁錯議削六國天下皆曰晁錯愚然漢
卒無禍賴錯發之夫必有大害然後有大利西
山黎陽何以異此可謂智者道雖然此通難為
流俗言也晉魏迄唐至五季言水利者不乏无
著見者獨唐賈耽嘗繪布隴西且載河所經受
為圖上之亦不及治河也 祖宗深憫河患治遙
隄置使置判官開分水河為斗門開減水河在
乾德二年三年太平吳國七年淳化四年景德
四年其事詳於國史而開寶五年詔澶衛數
州霖雨游降洪河為患每閱夏書所載但言

導河隨山濬川未聞力制湍流廣營高岸自戰
國專利堙塞故道小以病大私而害公九河之制
遂隳歷代之患未弭凡縉紳多士草澤之倫有
素習河渠之書深知疏導之策若為經久可免
重勞並詣闕上書附駟以聞深惟實詔書閣最
為近古聖謀遠覽慮河之意允出上策而天下
未有應者豈所謂為政善因禍而成福轉敗而
為功若管仲才者世固鮮有其後景德中李燾
上導河書言今魏縣之左河勢東折不如書說
北至於大陸又亡其迹蓋周末失道為衡漳所湮

矣而漢志禹所釀二渠曰東為漯州者乃今泉源赤河曰北出貝丘者乃今王莽故瀆而漢塞宣房所行二渠蓋獨漯州其一則漢決之起觀城入蒲臺所謂武河者也貝丘王莽時既空而澶滑比多壞者以地平不固故欽河出大伾上防太行三山之間起大伾西南八十餘里曹魏所開枋河頭河之東引河北行微東挾御河通王莽故瀆北經清豐大名之西歷洹水東館陶南為北合赤河以東通於海起大伾合赤河蓋五百七十里兩厓倍之為一千一百四十里去岡麓古障

八百四十里治新防三百里為用力寡大槩近漢王橫欽綠西山足乘高地而東北入海者其說九河故迹皆在平原而下獨簡河亡則典許裔王橫之說異然垂之議以謂河患率在澶滑未九河則已決矣九河奚利哉又欽自白馬泆河為六以助殺水怒則於賈氏議多穿漕渠者類類事下任中正等中止等言垂所述自禹至漢河所流行甚詳其言起白馬泆為六者河湍激難制其勢或合而一恐不能各從所導借使必為六是有六河口也隄防之功為難於是

垂議寢後用者往往言水利以其無大改更
不皆載獨載孫民先奏民先奏曰竊觀舊河
兩厓間相去數十里而河流常薄西岸以此知
東地形高而河欹西遷之驗也今魏恩繼之
西相邢洛之東皆古陂地斥鹵西東二三十里
南北數百里其西薄西山其東薄金堤其中地
形下隱如故渠比河決及御河漳水溢皆合流
其間以謂是蓋降水大陸故迹可決王供水衝
使河行此地過乾寧合獨流口以入於海民先
議河大較與李垂不異世多言垂民先議為

近又比歲卒漬小吳而澶淵東故渠遂竭河亦
果自清豐大名西泐為三四乃東北注髣髴如垂
民先所教導云至漢王延世之徒事塞河三旬
立塞世皆以為才竊謂猶救火家以焦頭爛額
見客者故不記與夫計向背度緩急啟築茨
薪水上海卒歲儲月積增卑倍薄凡河之近務
則有司存

濟北晁先生雜助集卷第二十七

雜著

五行說

洪範初一日五行金木水火土而已何以為十

哉易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

八天九地十水生天一成地六火生地二成天

七木成天三成地八金生地四成天九土生天

五成地十去其生成之數以言則其羸皆五五

土也物非土不育故太玄曰中和莫盛於五故

稼穡作其五之所生十之所成也 生於陽者成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於陰生於耦者成於奇一三五七九皆乾之反
奇也二四六八十皆坤之耦也天地父母也金
木水火土天地之五子也天有此五氣故為
天五行地有此五氣故為地五行故一三五七
九天之五氣也二四六八十地之五氣也五位
相得而各有合故其辨則十其合則五潤下作
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合
四方中央而五位定由是大撓以生甲子容成
以生曆鱣帝以迎日推策堯以閏月定四時成
歲辛壬癸甲甲子之見於經者也陰陽家流不

見於經日官居經以辰日日御不失日以授百
官於朝此陰陽流之見於傳者也故太史公曰
因之別於九流記曰播五行於四時或謂支幹
配合以言吉凶起於唐呂才五行甲子自堯舜
有之物生皆受氣故五行陰陽相摩八卦相盪
五氣之自然盈虛消息孰能逃之才能用此以
推之非起於才也自五行之為物皆合陰陽冲
氣而生坎水也而含陽離火也而含陰故有陰
中之陽陽中之陰十日之有剛柔猶陰陽之有
老少也有老陽又有少陽有陰又老有少陰故

甲乙皆木丙丁同火庚金辛咸壬癸俱水而戊
己皆土也是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也暮三百
六旬有六日者一晝一夜然後成一日一盈一
虧然後成一月故即太陽之日以名百刻之日
即太陰之月以名三十日之月假令合璧起於
牽牛十一月為正行周之時也則子丑寅為春
卯辰巳為夏午未申為秋酉戌亥為冬然而
孔子曰行夏之時夏正人統授人時從聖人為正
故寅卯辰為春巳午未為夏申酉戌為秋亥子
丑為冬以一日為歲則夜半子陽生冬至之象

也日南午陰生夏至之象也甲至癸十日也子
至亥十二辰也十日所以為五行也十二時辰
所以為四時也播五行於四時故陰陽之運無窮
如易之六十四卦終之以未濟周而後始旋相為
六十日日辰易位而納音之說生焉然子丑而一
定之位也甲乙循環之氣也是其所謂播之於
此者也十二辰之於晝夜四時晦明寒暑一定
而不可亂也播甲乙之於子丑周則復起丙丁
播丙丁於子丑則復起戊己辰有定而日惟新
惟新者猶人也一定者猶位也譬日於百官之

人譬辰於百官之位各以其剛柔緩急施設於事
皆其人之所為無人而虛其位位能自為哉以
此人居此位然後有此事以彼人居彼位則事
亦如彼故人得位而為事猶日得辰而生納音
也日者人也辰者位也納音此人也位者所成之
事也故觀吉凶者日為事之主納音為事之
成皆日之所為待位以行之而觀成於納音如
是甲子為水人而不為金人所為天元一氣五
行所播之氣本盛衰觀此而納陰者音要其成
耳珞球子所謂天元一氣定候伯之遷榮官貴

賤有无必以氣要行事成敗則以納音尊吉卑
凶是其本說而或者專用納音故時差也五星
則五行之氣也二十八舍即四時之位也播五行
於四時猶之運五星於二十八舍也角至箕東
方之宿也春也斗至璧北方之宿也冬也奎至
參西方之宿也秋也井至軫南方之宿也夏也
五星之好廟集猶十盛之德各有在也播五行於
四時時運運五星於二八舍十五行逢其用事
猶五星得其所樂處也吉凶可知也播而無窮
運而不知已五行及其所用事五星悖其所樂

居則其凶可知大略如此參之以其氣運合
會吉而凶而吉上下无常猶而易爻不可為典要
珞琮所謂變在識其通變拙說猶神也然亦以
五星為人二十八舍為位以此星居此舍以彼
星居彼舍而災祥異矣是星能為之也非舍能
為之也然由此而有逆順所成災祥各殊猶之
納音之所成也亦不同然既日十日合而為五
行而氣之老少日之剛柔判然異用至於五星
則五而已不為十也何以合之曰五氣以剛柔
為十日五星以順逆為十用就就術之一論之克

我者為官鬼夫克我者一氣也乃或好而為官
或惡而為鬼則陰陽相求而言耳夫陽之所求
者陰也陰之所求者陽也陰而得陽陽而得陰
則為咸常夫婦相感以通相與以久也陽而逢
陽陰而逢陰則為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睽
是易之義也陰陽之性也故十日以陰幹克陽
陽幹克陰則天地相合以降甘露如水得土而
有防範金得火而成方圓雖克也相得而不相
勝故更為用若以陽幹克陽陰幹克陰則志敵
而力抗則兩雄必爭二主必危如一勺水之少

土盛則埋一鈞金之輕火熾則飛此其常理也
如甲陽木之得辛金乙陰木之得庚陽故夫婦
為用若甲而遇庚乙而遇辛則為志敵而力抗
然甲彊而庚弱乙盛而辛衰則雖鬼不能為之
災猶之捧土不可以塞盟津不勝故也惟金亦
然故論其常欲以陰陽之相求不欲其陽陽陰
陰之相敵通其變則陽為陽助陰為陰監千變
萬化而未始有查也故五星之逆順似之術曰
金木相逢查為美土火二星為惡曜是以其常
也然而金木豈不可以為殃土火豈不可以為

祥水亦然也順則水為飲為漿溉田而浮舟航
逆則墊溺金為鍾鐸為盤盂反則刀劍鼎鑊
木為宮室為舟車反則輿柩棺柩俱土生用
於稼穡果蔬死用於墳墓覆壓之虞火生用於
烹飪燿燎死用於災其室燔其軀以五物而反
之於逆順是五星猶十日視其好惡而變化隨
之陳疇所載陰陽四時有若干神者隨六十日
而運各有其次亦有吉凶或曰實元至此之虛
也善者習五行之精華氣惡者習五行之縲盤
氣其理或然記言天地之仁氣義氣溫厚氣嚴

凝氣亦各有方易言帝出手震成言手艮亦各有位啓閉生殺隨之術家之神位理出於此然經簡而術繁繁用則踈簡用則密記之說易之義皆在矣

齊物論

此篇論齊物然物之理齊而情故自披是莫得其隅而要之以天地之一指萬物一馬而後物无彼是道泯手无成虧矣達樞屬施極異而皆同故言唯達者知通為一通為一則不齊之論近不用也然而衆理相承彼是未始不用聖人

欲泯用之迹故為而不用而寓諸庸寓諸庸則我雖不用而物量无窮默然而自用殊施而各得若此通矣故自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不用則理阻而不通故用為通通則物各得其理故通為得得則各適其所而盡矣故適為幾而聖人非有心為之也特因物之自庸也故曰因是以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无成與虧昭氏之不鼓琴也猶之七竅未鑿而渾沌不死也過此以往則反手无物其為无成虧也至矣故師曠之鼓琴也惠子之據梧也皆

為者敗之也皆非所明而明之也故雖竭其智而理終不可窮謂之聖白同異名實之辨若此其察矣然要於不察而以昧終其為滑疑也不甚矣乎若夫天地雖大要之一指万物雖多要之一馬一指一馬為論者矣則雖衆理相承默用而常通尚安有滑疑之耀者哉然其始也恢詭譎怪未通手一故有滑者為有疑者為无滑无疑則其際冥昧而不耀有滑有疑冥則長短之相形前後之相隨不昧而耀矣耀也者明也而此非明也以夫衆理之相乘也滑亂而疑以

反以炫聖人聖人欲為人解紛而辨惑則膏圖之矣故曰滑疑之耀聖人所之圖也物之情不齊而其理齊聖人窮理衆人役情聖人欲反情之異合理之同所以圖滑疑之耀使无疑无滑而泯乎宜宜者莫要於此矣故重言為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然則聖人泯用之跡而物未始不用无意於明物而物常自此明故曰此之謂以明也若昭氏師曠惠子者知盡於此以非所明而明之祇以為昧非此之謂以明也故曰三子之知幾乎猶曰知盡於此而終不足

以明也幾盡也猶幾希也然非夫以道泛觀而
備万物之應則以不齊齊其齊也不齊乃若莊
周則以齊不齊其不齊也齊矣而猶以為未也
故又曰今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
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為類則與彼无異矣夫
類則齊不類則不齊類與不類相與為類則齊
與不齊相與為齊夫有所謂齊有所謂不齊則
與彼誠何以異哉故推而上之極於物之无曰
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无者此要言无物无物則
无齐矣推而下之窮於物之有曰自无適有以

至於三而况自有適有乎此要言有物有物則
有不齊矣故於是重言无適也是已因是已已
者盖齊物之要論盡此矣何以知其盡此也曰
以因因则无適也故入之為无非或使之无也
因是以出之為非或使之有也有因是已夫號
物之數自一至萬遠矣夫无未始適有何以自
一而語万有未始適无何以自万而論一之二
者泯而无物无物而无齐矣雖然非剗心喪我
不能觀物而知物故此篇始之以南郭子綦之
喪我而齊物之論開非觀物同我不能知化而

窮有故終之以不知周之為胡蝶胡蝶之為周
而齊物之論開

學說

學不可已惟知之然後能好之記曰雖有嘉肴
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
而孟子亦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蓋飲食旦旦之所須故譬季於飲食為最易知
然猶司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也天下豈有不
習而能察者哉昔野人有甘藜莖芹萍子者對
鄉豪桶之取而嘗焉蜚口而慘腹夫口腹人所

同也而野人至其人之所不其此非未嘗知其
所謂其者而以夫已其謂人其者止此哉至於
百工衆技皆學也下至跳劍弄丸緣竿踏索既
為之終身不得已非特所在也利習而知其味
故樂也若迺對君子稱之則如野人之甘藜莖
芹萍子其於不足味也不特慘蜚而後方知之也
故嘉肴世皆知其旨必食者而後益知其為旨
至道世皆知其善必學者而後益知其為善曰
聞而知其旨且善者意之也或曰道之出口淡
手其味无而飲食人所其似不類夫以人之所

其者弗食猶不知其旨而道又淡而難好則不知者不其愈多乎然終猶是也病弗學耳學而入之安知其淡乎大觀四年四月且日書付姪公秉俾以語諸小道云

勤說送甥李師蘭游序

道无勤物无不勤夫既謂之物矣物必有所事有所事必勤故物莫大於天地其次曰人而三者同以才稱才之為言物量之所能也能必有所事故天有四時地載神氣皆謂之无非教无非教者有所事也日月如爭其所乎雲者為雨

手雨者為雲手意者其有機緘而不能已耶其有所運轉而不能自止耶則天地之事亦勤矣人見其四時行百物生也以謂天地未嘗勤焉不知夫有道焉範圍乎其外莫或使之日夜以造惇惇然若有與之討其期而不得暇者是能成千歲之積而開万化之原人以其才參諸天地有誠焉冥盡於道不息而善成古之聖賢惟孔子顏淵能知此故孔子之語子貢而曰生无所息顏淵之贊孔子而曰欲罷不能天以有涯逐无涯必惰故欲罷而願息皆人之情也然

回非不欲罷而曰不能罷賜非不願息而曰息無所夫求斯須之晷至於念茲之隙其暫無幾也猶曰不能而无所此非有所畏慕勉彊而驅之也性不能已也是天地人所之以均不能無事而皆勤也雖然天地以无心莫之為而為故久人以有心知而為之故怠嘗試語怠之所從起譬道為万里塗而以勤為馬繕性之始如適舉趾其施於負檐未知其以曷月止斯殆已故欲從事於此必自夫誠其意者始焉夫人何可以確然積然如天地之无心而常運能誠其意則幾

誠者非義襲而取之也閑其邪則存嘗又請實之以誠為我我欲至於万里孰禦之哉以其孰禦之者為策以臨馬不至於万里馬終日蹊蹠而不得止由不怠故能久久則疑於神矣聖人之事業所以斡天地而疑於神則自其孰禦之者積之耳雖然此亦非聖人獨能之也百工之賤預能馬承凋者猶撥之也夫豈惟其精之至自五六月累塊二而不墜至於累三而不墜至於累五而不墜則其勤之積可知也而世不知者方且曰勤者事也道无所用勤其知者則將

曰事者勤也天地不能无事而况於學者乎余
錫師蘭年少而彊文永暉然其所學又中庸也
故告以其无息者自誠其意始而余老矣不復
能自彊猶樂以靜觀動日出而開五牖以臨交
衢之由四民亶亶各各以其業趨利鳥嚶翔而
獸皞鷺意各有所隸蜂蟻之至細迂行旁遊營
宅室而競食事亦維以卒歲至於物之无情者
出日夜出雲流水之不停甲拆而勾申木不崇
朝而其華敷榮並行若爭小積而大盈而天地
天地乃司其成功及其至也皆日損於是以觀復

而見天地之心則万物何莫猶斯道謂道无勤道
亦未嘗息也而其見於天地天地勤亦未嘗動
也而勤見於万物万物各以其勤其自成而天
地終其功故成能者為聖人學之積由是師蘭
勉之

傲陋有覩於其里而自傲也且以傲其
子及錫姪焉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知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
陋之有吾非君子安能不顧蠻貊之陋而欲居
之不唯不能華彼陋吾未免於陋也里仁為美

擇不處仁為得智吾非智者安能智里之不仁
而擇處處之不惟不能遷彼之不仁吾未免於
不仁也與君子游苾乎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
聞則與之化矣與小人游膩乎如入鮑魚之肆
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吾不幸而遠君子近小
人近之不惟不能洗彼膩吾未免於膩也一薰
一猶十年猶有其臭吾薰也猶尚能臭之吾惡
夫久而不聞也不惟不能薰彼猶吾未免於猶
也四累者吾憂之見賢思齊為見賢不而內自
省也壤陋里不仁鮑漬蕪與藪也引領而望

夫安得賢者而之齊而不賢者乃日夜相與輩
而詠且游乎吾之邦囂塵雜起千變万化在人
目前苟見此而耻者坦然肺熱滅然穎泚而內
自省曰吾不幸无乃類之其庶乎吾與之同里
出與之同閩吾不能拾以逃也使跡近而心遠
焉雖不得賢者而齊之日儼此亦賢已尸鐸為
趙鞅戒晉陽之辱而不隨其壘培又增之鞅怒
郵无正曰委土可以為師保為何不增夫里无
仁賢則思吾一日之嘗辱為知晉陽之委土非
耳目能言之類也修而存之如見叅於前倚於

衡也亦可以為吾師何必師人

鳥戒

余初借鄉書時有水立安期者以講論語居鄉校中安期少行四方道閩中所謂見如

此余以其說作鳥戒時年二十矣

鳥於禽甚黠伺人音色小異輒去不留非彈射所能得也閩中民狃鳥黠以為物无不以其黠見得則之也設餅食楮錢塚間若祭者然哭竟裂錢棄餅而去鳥則爭下啄啄且盡哭者已立他塚裂錢棄餅如初鳥雖黠不疑其誘也蓋鳴搏爭食至三四皆飛之稍狎迫從於網因舉而獲焉今夫世之人自謂智足以周身而不為禍藏於所伏者幾何其不見賁於哭者哉亦或不知周身之術以愚觸死則其而為智曾不若是鳥之能灵於彈射也韓非作說雉以卒說雉死於秦天下哀其以愚死是兩人者其為智愚智死楚人不知沐猴而謂人沐猴天下哀其以愚死是兩人者其為智愚則異而其於取死則同矣竊武子邦有道則智邦无道則愚智愚觀時而動禍其可及哉

禍藏於所伏者幾何其不見賁於哭者哉亦或不知周身之術以愚觸死則其而為智曾不若是鳥之能灵於彈射也韓非作說雉以卒說雉死於秦天下哀其以愚死是兩人者其為智愚智死楚人不知沐猴而謂人沐猴天下哀其以愚死是兩人者其為智愚則異而其於取死則同矣竊武子邦有道則智邦无道則愚智愚觀時而動禍其可及哉

人曰万物聚散千古並塗然求諸其間天地異
職父子殊而莫大且親而相音以判今賓方欲
合兩人為一體則物我蠢起不可得而止賓不
通之則自賓之心身十指長短兩目大小肝膽同絡
而楚越畫界也况賓出千載之上我起千載之下別
族離居所遭異者而賓乃斬然為間方且病我之浮
氣獨下傷賓之大同乎賓自揣心曰化年改壯異
幼時老年壯日今是昨非前棄後習拾使賓自
擇且不可得蓋孔子聖人猶六十化智如惠子徒
現其新素未知其謝賓如通之則齊嬰公扈難互

心夢為魚鳥可與飛沉况我欲導于易若是其
賓賓者耶如賓之詞委心去留乘化歸盡化乃
所過胡可以吝我之慕賓亦以是近躁靜隘和
曰情非性人放自放非故曰命盡則俱全進則
皆進賓遺夫世者雖盡而猶多我緣於物者雖
多而必盡則又胡可以賓之既夢而傲我之方病
也水既吮地地又吮水吾方解我之不然而經
賓之所以則我既化矣雖六十改未知為數也
且物固以其近相慕昔伯宗人言其似楊父則
擇桓温婢以為類劉琨則折夫楊父劉琨狗權

權殞身而誇者慕焉恐不得鄰前與既覆後輒
不遂彼皆炫智而鬪力角驅而競奔故彊弱斯
在而勝負可論也今我與賓既已俱出乎忘我
之境而同塞手累物之門得失安在是非奚存
哉賓獨不聞魯男子之拒託宿者乎嬖曰子胡
不若柳下惠男子曰柳下惠固可吾固不可吾
將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而以為學
柳下惠者多矣然未有似於斯人今欲使我如
賓解組長遠我則不可可在佚身賓則猶我譬
魯男子審已故其為柳下惠也不以其同而以

異及其至為一也可不可安寄賓亦奚以知我
不與賓同至於葛天氏之地以謂何如於是賓
唯而起主人送之不離席則霍然若寤迺書之
記後

諱辯

禮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孔子之母名徵在言
在不言徵言徵不言在補之先君子二名禮不
偏諱者也單舉則於禮无怍矣而世皆偏諱厚
於古不敢變也若嫌則後世亦有不諱者矣漢
和帝名肇不改京兆郡魏武帝名操而其子植

詩云脩坂造雲日肇非北造非操也唐韓愈非
薄於親者作請辯抵請讎者曰父身名仁子不得
為人手義盡此矣然周人以請事神亦惡夫音
之斥也甥輩論有若面者斯可矣

誌述

晁子常曰至人鷄居而鷄无常居鷄仰鷄食物
食我窮殆似之蚍蜉集其枯壤宛轉于塗而我
不廬開口待舖迺不如彼鷄有喙則腴其妻曰
水舟而陸車子憎里巷而愛收陌乎今日越而
昔者燕乎雲忽忽乎萍不止乎大章盧敖步八

極乎荒上功乎負竊緜乎孔不暖乎墨不黔乎
无乃蠅螭蛇足蹠不一乎陽鳥鷄鷓氣則移乎
敗瓦墮乎長鑿慨乎匍匐牲三咽乎人蓐食而
媪見哀乎東郭穢而中庭泣乎簪、表乎額、
然伏乎西山餓乎雉噫徒乎无乃侏儒瞽師困
慰祿乎秦大羊犧饒養乎凡子行人間何以請
擇事晁子曰唯既而曰龜笑不知我知之乎適
可則可我不可乎其妻曰唯舍然大笑

七述

時年七十歲

予嘗獲侍於蘇公蘇公為予道杭州之山川人物

雄秀奇麗夸靡饒卓名不能殫者且稱枚乘豐
植七發七啓之文以謂引物連類能寃情狀退而
深思倣其事為七述意者述公之言而非作也
眉山先生懷道含光陸沉於俗日與嵇阮賦詩
飲酒談笑自足泊然若將終身焉於是潁川孺
子聞而往從之躡屐擔簦破衣踵門及階而止
望惟而稱曰不敏聞先生之誼敢待於下風先
生矍然驚曰孺子未吾惡夫世人之保我也久
笑而不能使人之无我保則戶外之履滿焉將
命歟吾无所逃此雖然孺子何為者也孺子曰

幼而多治長而屢窮遭先生手齟齬之塗陪先
生手寂寥之事先樂生之所為樂者以白首吾
其已乎先生咂然笑曰孺子上吾以樂而未嘗
无以樂者順也羈旅吾有時矣亦嘗聞杭之山
川人物雄秀奇麗夸靡饒卓可樂者乎孺子曰
先生不以不敏為難與言得聞咳唾之音不敏
以為幸先生將何以教之

先生曰杭之故封左澗江右具區北大海南天
目万川之所交會万山之所重複或瀨或湍或
灣或淵或岐或孤或衰或連滔滔湯湯渾渾洋

洋纍纍礧礧隆隆叩叩若金城天府之疆其民
既庶而有餘既姣而多娛可導可疏可舫可桴
可跋可踰可樁可車若九洲三山接乎人世之
廬連延迤邐環二千里邑居牧聚蟻合蜂起高
城附之如帶繞指隱以奔拊以為尾因為河塹
華不足方比方城漢水胡敢競美當昔夫差之
盛時內姑蘇以為腹心而外城此以為身革車
千乘甲士萬人粟支十年帛散屯洒汗千成雨
連衽成雲乃有大夫伯嚭行人伍員之徒通其
謀將軍孫武公子夫槩之徒用其衆嘗以國政

之閑發徒截江命習戰事於是張翠羽之蓋靡
魚須之桴揚鵝足之楫曳龍尾之舟凌鱣鼉之
車戲賁獲之傳飄鼓吹乎下風隘戈矛乎上將
乍往乍還乍後乍先若亂而若聯乍止乍馳乍
合乍離迭唱而迭隨驚蛟人立馮夷清江忽兮
怒濤颺風為之揚收息而即次乘作食具三軍
皆賀響震山壑其疆如此故姑蘇恃以為南蔽
而能驅唐蔡蹂齊魯侵尋乎百越隳突乎三楚
栖身踐乎窮山鞭平王乎頽墓此亦天下之形
勝也孺子欲聞乎孺子曰西河中流衛客之所

能諫秦險百二亭長之所能入願先生廢此而
語它

先生曰吳越之有東南也實國于杭而杭吳越
之大都也宮室之麗猶有存者其始也削山填
谷叩石墾陸屢林誅樾擢篠夷竹旋緣阿立憑
附隈隩千夫運畚万役供築增增硜硜坎坎碌
碌前呼後和遠近相屬卑者起之以有餘高者
損之以不足開曠朗于蒙密發瑰竒於潛伏然
後工人之材陶人之瓦水輸陸運屬舵連輶縱橫
錯落山積其下其成也翼翼鱗鱗勃鬱輪囷

若化若神上掇百尺之巔下俯億尋之津雙闕
高張曼臨康莊門開房達乍陰乍陽中則復
殿重樓啟板金鈞卑高仰俯下上明幽崢嶸
截崑崙峙林列吐吞雲霧虧見日月宅規偉度
古曠今絕旁則曲臺深閨碧檻朱扉鱗差闔限
爽布棖題棋盤白鳳壁戲青猊温風徐而吹座
寒雨沐以霑惟列屋而侍者則妖媵艷姝螭首
冰膚清曠盧素齒既媚而都乃服輕圭被華裳
綴珠履榆鳴璫飾鉛英含若芳情巧笑兮婉清
揚縹緲兮如雛鷺之欲舞逍遙兮如飛雲之欲

欲舉鏈柵婉婉嬿嬿流榮發色不可程度
羽觴薦朱顏配悲激楚妙陽阿詞曰陌上花開
游女歸園南池北黃鸝飛曲房清閣夜更衣是
聞者恍然神揚意馳紛紛擾擾惑亂不怡此亦
天下之雄觀殊樂也孺子欲聞于孺子曰宮居
閨處者寒燠之嫌而疾厲之梯也且館娃成而
麋鹿游顛先生廢此而語它

先生杭故王都俗上工巧家夸人闔窮麗彈好
紛絮錯糾晃蕩精晶若八方之民車湊舟會角
富而衍寶木則花利采美樅梳栢香檀陽平陰

秘外澤中堅以斬以刊以削以窳以漆以膠以
墨以丹為床為廬為櫬為几為樂為豆為孟為
簋嚴莊之佛慘烈之神詭怪之鬼頑狡之人塗
以鈎英鏤以金文依以灵山乘以飛雲霞煙霧
霽煥爛五采渠輸陸運投錢競買曾不若母猴
木為三月而齊一日而敗衣則純綾綿綺羅繡
縠締輕明柔纖如玉如肌竹密軋軋寒絲手撥
春風一夜百花齊發其製而服也或袍或鞞或
紳或綸纓或緣或表或縫或懶或紫或繡或緝
或殷嚴以奉祠褻以養安薄以却暑厚以禦寒

以錫三軍以資四國以供耳目之玩以備土木
之飾曾不若窮邊絕漠不紡不絡衣狐而袖玃
寶則璆琳珊瑚駝磬砮珠藥化之玉火化之珠
琉璃之椀水精之盃紅黃白綠磊落蒲櫝北商
東賈百金不鬻沙河雨晴月照燈明席張案設
左右煌熒遠而望之奪人目睛遺英棄屑羅貯
箱列曾不若宋人拙三年而一華於之是彫床
易席地之野文衣後弋締之儉玉杯鄙土釧之
啜此亦天下之妙工絕巧也孺子欲聞手孺子
曰書云玩物喪志紂為象箸而箕子嘆願先生

廢此而語也

先生曰杭之為州負海帶山蓋東南美味之所
聚焉水羞陸品不待賈而足肉則封豚膾豕且
兔暇鹿山狸白額竹犬青尾鷓鴣鶴鷺鴟秀鴻
鷓園鷄池鴨隴雉田鷄陵收水截頭駢尾列碟
肩裂趾飛毛洒血魚則鮑魴鱸鯉鮓鱖鯪鯉黃
頰黑脊丹腮白齒江鱸之醢石首之羹或腊而
枯或膾而生白鰻青鱖黃黿黑蟹鮓魚花蛤車
蛾淡菜蛙白肖雞螺辛類芥鼎調甌餛牛司格
蝦果則枇杷楊桃橘櫟担梨青梅黃柿紫栗烏

樺溪菱江麓田菰湖藕壤肥水美天下有无冒
以黃密漬以白醴芳香脆潔拆醒解病菜則桐
蒿茵陳紫蕨青萸韭畦寺區芡首芹根藤花羞
盤菊葉薦筍薑辛薤淡芥井笋苦飯以姑花之
粳薦以烏程之醴于以和五氣于以資百體此
亦天下食飲之珍也孺子欲聞乎孺子曰楊雄
有云桑常珍而嗜異饌烏覩其識味也且養身
而尚乎味味則愚以聖人為不如易牙願先生
廢此而語它

先生曰地不滿東南故八紘之水歸焉水之為

物潤下作醜溟渤蕩波海門莫緘駸駸脉布溢
于江潭老滯席賚爨山煮海豫章為船万斛載
一船受車數十量黃頭多錢富不可所做士之
頑鈍不耻者皆餌其元厭之賞譬如山深而獸
至木茂而鳥往故能收亡命借廝養連應高之
交命周立之黨以北與中國爭長則益之利也
夫益者食者之將五均賒貸幹在縣官僅法議
籠不罅以完大農給費入助國計官與宰益世
擅其利民有益鬻則欽徒計左趾没入其器此
為前古之所制嘗試觀乎江海之濱葭葦不根

淺草芸芸斤鹵无垠白花蘚文百里如雲鹽官
千家匪柘匪麻匪漆匪茶規利手泥沙蟻封蚓
蛭積土如截削剝剝不漏毛髮挾携擔揭十
步一蹶脩趙竊走遺管業正塗閉塞牖鼎奎雷
孔皓然紛葩豐不盈斗始以漬螺蛤而適口曾
不比夫縣官治獄如山析竹為盤燧火以燔淵
壑為乾淨噪噴碎戍削律元扶舒蕭勃煙氣瀟
出若戒若沒若亡若失乍疑鹽陽之神翳手與
群蟲朝飛而蔽天日立呼起諾百夫齊作紛紜
揮霍千竈就涸光毛閣燥確探磊落小崖通躍

鱗鱗新倉叙貯堆藏知帛知糧罔以是種神變鬼
化乃貝齊價獨不羨夫筭菱芡魚蠟之殫細及
下者哉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又曰人富而
仁義附焉此先靈所以教民知榮辱之時也孺
子欲聞乎孺子曰猗氏之治賢白圭而不監
於道願先生廢此而語它

先生曰江源所起澗觴之墟泓泓注注不漏不
虛歛而行之月於川渠繚繞縈行左挾越右截
吳以散以敷然後溢為大江以東合乎尾閭而
潮生焉古今所論潮者日月伏見之所為也嘗

讀沌天之說曰地浮水中天在水外水之消息
塊坳无际一圓一闕若開天地一呼一吸若出
元氣其始末也若毛若線若帶若諫臺堂者皆
合聚離散頃刻之間千化万變其少進也敵隨
鏗訖石甌水鳴越岸包陵在谷在坑蒲坑其蒲
為氣也或响呀或噫或噉滌滌滌滌漫溢滌滌或
涓涓洞澗漾勃瀟瀟沛涵濇淋滲灑灑滌滌
珠湧沫百里紛會沃焦蕩膏汨毋陵肯從橫終
繹飄忽爭逝徐則安行緩則就隊連氣累複陽
景朝昧周天而旋踰八万里不知其所終於時

玄冥收威海若振吼千溪岸立万浦却走絕維
推軸神母不守左驅天吳右拂九首淵客拒靡
水夷潛牖江神海狶絕脰傷肘陽侯馬銜顛蹶
前後其為象也則紛紜參差万頃一逆禹不能
知契不能識承光霧怪不復潛匿或駭而歸或
森而戰或美而澶或張而翼洶湧而奔以沃海
門若土囊風怒驅屯雲絳易而征以擊西陵如
井陘戰酣出奇兵宛孛改容若暮收素服駕白
龍忽亏雷前如掃壚泛溢浮五山一北一追一
積一起突然而逝餘勇未已於時吳兕獠工引

穡掛席鏡鳴鼓動去去若飛鷗風止雨息江清
海碧此潮之大凡也傳曰上善若水又曰水幾於
道故右之人見大水必覩善利萬物似仁不畏
彊似勇能方能圓似智方折必束似信若是者
孺子欲聞乎孺子曰幾矣先王之所陳五事之
上也姑欲聞其深於此者
先王曰西湖之深北山之幽可舟可陳可舫可
樓每鷗鳥居每鹿豕游漁蓑山夜煙雨悠寂
寥長往可以忘憂風移塵袂京洛何求不如西
湖瀕不如北山阿白蘋綠芰紫栢青蘿反裘坐

釣散髮行歌人生安樂孰知其它茫茫以為抑
溪盤旋以為李谷卷軒辨乎三尺之豕擗夷隘
乎十圍之楝此古君子所以藏器于身待時而
動也傳曰不怨天不尤人蓋優哉游哉聊以卒
歲若是何如孺子諫然離席而立曰蓋聞達人
不忘身而先利志士不貪時而後義德之所尚
得全於天也孺子不敏乃今得聞出處之際敢
再拜受教

鑿言

上鑿：國或曰不然鑿曰譬因於身天地乃所

寓之形元氣乃所持而生堅骨脆肉山石壞墳
也中列五藏五材是營也風雲其衛百川其榮
也闔闢運轉有神欲行也故昔之論養生者曰抱
刑以靜神將自正无搖汝精乃可以長生蓋天
地亦物也其不壞亦然得一以清寧其折於一
成虹而洩藏祁寒暑雨災害乃生時則有陵關
隕墜札厲蟲螟歷象授時使氣行正不有聖人
孰鑿因疾以因規身理自此知不有全人：誰
則鑿譬鑿有經黃帝二典岐伯猶謨浮沉生死
帝俞伯都平章於爻亦每氣俱盧鵠秦和王佐

可給鵠猶伊訓和比尅誥漢淳于意如說作命
說不自言于古其鏡華佗及經既不得已敵于
礪刃如甘戰誓何異吾鑿亦論其世堯湯水旱
困豈无疾稽天焦土要不病粒五毒所攻痊發
中古武砭已甚血流漂杵七椎裂之五藏用爭
衡秦縱楚焦腑炭水衛生匪經民中道天至秦
暴厥氣并則槁木諸身中一藏彊勝四氣為微
一妄得競匪淳益滴鑿斯用奇黃典岐莫安所
救之鵠現五會和參天命至佗而極刮脾濯腎
全有至言代斲傷手世復无佗矧敢又佗又佗

雖傷手猶漂杵然時周之命及商之顛過是益
狂術亡不傳大疾始間漢每休息小疹未復唐
用飲食何世无鑿孰曰不知不培其生毒熨妄
施曰我術全望而知之緒餘帝伯早鵲和意曰
如漢唐又何足議何異魯連好高自竒徒稱唐
虞顧未知之鵲和得唾他何足議矧无佗術迺
行佗事季世三良鑿一論其天不為何敗其平自
然曷不早之无甚高論秦病可言釋之為近國
有常治、不以智若烹小鮮時治之理生有常
經亦不可擾損石益穀時鑿近効滋彰法令益
賊乃多疾焉勿擾氣復則和何以休之惟勿益
生築垣為室蚤作晦息平康有道鑿於何力民
有全言有病不治起后惟常、得中鑿作鑿言

濟北晁先生雜助集卷第二十八

濟北晁先生雜助集卷第二十九
記

博州高唐縣學記

始余讀史記至西門大夫治鄴投巫姬三老禁
為河伯取婦喟然嘆曰嗟哉西門大夫稍行四
方見今為縣令者論罪人適榜箠耳亦具獄乃
決伏吏自旁持之至上下顧莫敢誰何於是益
太息知豹為不可能其後讀律令見所以繩吏
者甚具更悟曰法如是耳晚得高唐令王君全
塗而異之全塗為高唐非能外律令用其意也

一而獨規矩捨攘之中從容以和天使騏驎得原
野則勢便利至里門曲躋六轡不亂而所投无
差難矣哉高唐民貧至塗惟不奪其時民以富
縣有孔子廟歲久壞弗治季者莫至風雨草生
之可羅雀也至塗曰我豈得勿憂猥自安曰非
不能或不可姑以俟後人而已哉季而新之鳩
材庀工人罔告勞也又教其邑中君子小人以
季道之美武城絃歌達于四境余聞而喜曰非
有為則難以莫之敢為而為之則難古者其美
是人也嗟嘆之永歌之亦使睦者歌吾子可也

故為詩以遺其邑人俾不忘王君曰高唐之季
兮王君之作兮王君去我誰吾身竟兮誰使此
微兮而季則希兮王君去我誰吾與歸兮元豐
四年七月丙戌學成十一月戊子穎川晁補之
記

冠氏縣新修季記

大師潞國公留守北都余故人鄭君為其戶曹
掾教持檄出潞公曰鄭參軍才無俾去府中即
奏以為其法曹掾公還雒鄭君亦去為冠氏令
冠氏父兄聞鄭君來咸賀曰是公所奏以為其

法曹掾者也相與戒其子第無犯鄭君法故時
寇氏入務衣食知季者鮮朝廷方以丁騷兵鄭
君從容不擾人人安鄭君爭趨令無幾何則習
擊刺馳射足任矣鄭君出野民有敬者曰犀邪
兇邪襍襍者憊邪鄭君曰善有勇而无義安可
乃為之布約束无不信驚者執之它日出野民
又有敬者曰无以吾手曠襍襍者方作无迺吾
鄭君不樂鄭君曰民庶幾可教歸洒掃也召其
僚每賦詩飲酒言治民之意見諸生問所以季
而別其去民益勸乃即孔子廟為季成文

率諸生曰談經其間諸生曰它邑者常屬弦歌
釋菜洋洋也於是民以為榮爭遣其子弟往現
頌改服為士矣間以書抵余願有述余曰士季
古入官有人民社稷豈其一切効俗吏如不及
者乃鄭君所謂不忘其本者非耶因采其行事
本末可為邑人道者刻石季俾死忘鄭君中鄭
君名僅字彥能彭門人嘗從彭門守眉山蘇公
游蘇公稱其良士始知名元豐七年八月甲午
濟北晁補之記

清平縣新修孔子廟記

群有司所治異事而事之在縣者十九以其十
一用心乎治之本則力不給故雖有庠序教化
亦十九不奉一有奉為令之才足以任事可知
已魏為天子北都而清平為畿縣茲河水數至
自慶曆逮治平縣再徙不復立孔子祠為屋居
神民往來循原上也令始至吏導之拜屋下歲
春秋釋奠為次草間吏曰即次乃即次日行事
乃行事曰禮乃禮俾倪默而出不復省或畢告
曰此宜省則頽蹙曰吾有公事不暇也若是者
有年至風雨屋壞不支縣之民為士者滋少令

錢侯之末惻然悲出涕褻回彷徨顧相其地得
舊材瓦甍在官者茂具始復具之人歡然從不
勸而成有堂有選兩廡四墻饒爨有所若祭器
咸在而人不病斯已才矣夫儒術之於成民歎
久於其道則為功緩故急於人知者忽之錢侯
不以人之所急者為先而急於人之所緩則其
賢又可知已由是詢諸邑人其大者既舉其細
者有不治余不信也錢侯名唐卿字元輔余王
姑之子云元豐六年二月乙丑北京園子監教
授晁補之記

沈丘縣學記

民可以誠化而不可以文治吏之功可以歲月
致而不可以一朝成古者繼世以立諸侯又命之
教而為學使各以其身化於其國然中材之君
意竭於有為而先王之事業曠時而不一覩况
夫後世吏不得久於其官而庠序之教已微吏
有愛民不肖之心不幸或不得為而去或雖為
之名具而實亡以其鹵莽滅裂僅存之餘而施
之其久壞不守之俗故為其事而無其功豪傑
遠識之士以謂是區區何益於為民而不為中

材乍存乍亡而不肖者尽棄不省而好更張喜
事者乃始務修此以盜名於衆人不為之中則
孝之存否於吏治之損益信未有繫也蓋如卓
茂魯恭其治至使民相仁愛不犯有司而亦不
聞其朝夕與民誦詩讀書舞樂擇菜常以從事
於此而惟其誠心實事則固有以得之然俗吏
至或一切務簿書欲訟財賦無愛民之意士亦
不本御黨庠序而游談四方專以干祿於此以
為文不足為或不得久而不為則至於俗墮弛
已基本又不立孰從而維之譙辟張彖文剛好

季而有文為令沈丘嘗曰位無貴賤皆可以行
志民無古今皆可以道理齊也則欲以其季試
之沈丘使民於衣食必以時教民於相牧養必
以孝弟廉耻三年而民有改文剛喜曰吾所知
信是吾民可與言矣乃從其邑子論古之季者
所以治心修身非干祿之意而士亦欣然相與
化之乃建季孔子廟中貌像堂室東西序之房
與祭器廩庖皆有所蓋為屋四十楹可以待鄉
先生之講道而來子弟之願游者屬補之記補
之曰世之所患先王之事業不可為非先王之

事業不可為而其勢不得為治天下有本之徒
於其未殺之則智不勝無以為之大而僅為之
小則力不足雖然導民之道唯其所欲無不可
成民嘗見者則識之嘗為者則能之耳目習熟
於此而中心不喻人情無有也文剛於是能知
其本則其所施設自有先後非持以備觀美人
為亦為而已武城絃歌夫子戲之曰割雞焉用
牛力然亦各以教其人使知道則子游之意卒
乎為是以為不告朔而餼羊可遂去則夫子之
悼所也民常病詐而至其化上之所為則甚信

晉之儉恭之好車馬鄭衛之音寃立之婆娑以
詩書所記行四方察其風俗無不迹者當其一
時上之所為豈自知能入人如此之深耶其漸
靡使然朝鮮去箕子十載至漢時其民飲食猶
以蘆豆民不相犯耻淫僻其後吏及賈人往者
稍侵之俗乃益衰朝鮮夷貊况中國哉後之末
者常無忘文剛所歎為則沈丘之民雖使世
知好季俗純厚易治無不可也元祐三年五月
十日晁補之記

祁州新修季記

先王以禮為天下禮行而民有恥以樂為天下
樂行而民鄉方以庠序養天下之才而君子之
季洋溢於四海先王之須教者以治如此而自
後世視之則常若迂遠而不切於治之情夫古
與今一也而先王之用禮樂則如帛縷之於衣
穀米之於食每須而常効而後世之用之則如
觀殊類之好而名異國之物雖存而猶不射鄉
食享禘饗之文而籩豆之器鍾磬柷敔綴兆之
容而搏拊之節是先王之所朝夕用以為禮樂
者也而行之於後世則文齟齬而情不安若度

十指而合方圓非聖人復生不可得而定是先王之禮樂終不可用於後世也然而後世亦何嘗一日而無禮樂賢君良吏誠心於為治各因其世所用者而用之以合恭敬而交歡欣亦不見其少雖聲音服器喊裂於已壞之餘而參差於不同之緒至雜野人里巷之說而用之蓋禮樂自此而亡然亦或自此而存何則其文異其實在也至庠序先王之所以教人於事父兄親宗族而善鄉黨內之於治心行已外之於事君牧民蓋亦如此而止矣而世之為士者聞先王

之教則漠然若非其身之所當任而惟其文詞記誦所以干有司者為師儲粟闢屋而竣之三歲而一取士集於堂者如市否則掉臂而不顧蓋僅有存者夫如是則州里之有季特以為求仕者之舍耳而於治誠何補哉然盡棄而不奉專以文法賦歛目前之所急者為務則民益野一州之而有季則一州之為士者多一邑而有季則一邑之為士者多使夫世之所謂賢有知者不出於士則已賢有知者而必出於士則為士者多蓋先王之教所以在也河北自五代立革

遷徙之餘而士日少至本朝百有餘年朔方之
民得安於衣食而偉人巨公間出於其地仕於
四方以文孝政事顯者往々而有祁州又支郡
而求孝於有司者率常百餘人舊有孝不復葺
孝者至散而入他郡宮苑使董侯之為守始至
慨然以為先務而郡貧力不足以為乃斂菜圃
之課當入於守者日二千錢奉而新之籍其圃
之入以其半為孝之食其居處字者其資糧足
而無患矣復得前進士彭城趙君懷之以教授
孝者孝者日至絃歌之声遠聞使其子適以書

抵補之求為記補之以謂自三代之下由秦漢
至於今所以教養人材者固無先復王之舊凡
幾百千年矣而志臣孝子仁義之人操守廉潔
之士器足以任重而致遠明足以解疑而釋惑
疆足以勝難而處劇朝廷用之則重捨之則輕
天下有之則治無之則亂者亦凡幾何人而豈
其必出於先王之庠序亦各因其世所有取之
長才秀民傑然於衆人之中若物之精華不可
得而揜終不以教養非是掩曖而不出亦何必
曰春夏教禮樂秋冬教詩書十有三年而舞勺成

童而舞象中年考校九年大成論辨而升黜之
一切皆如先王時而後得哉有誠心若古之人
則處今之事而要古之効何適而不可契遂黃
霸漢之良二千石此兩人何必文武成康之法而正使文武
教民成俗亦何必文武成康之法而已雖然此
成康之用吏亦不過如此歸於治而已雖然此
可為通人道難為守文不知變者言也董侯以
文法中第而不用頭以其才雄於諸將武人之
間而其政事施設先後如此措也其試之小不
獲試之大也故序其意而刻之

林慮縣學記

先王之治其實不可為也而文可為夫文亦安
足為哉蓋文者實之所寓而存也并文而去之
實之所存與有哉然則存其文是存其實也遵
古人之跡而為之加以誠心不倦而能久則矣
斯可幾也已食飲以遵豆夷而有先王舊也則
朝鮮可求禮被髮而祭於野中國中而用夷事也
則伊川為戎此非夫文存則矣存文先喪則矣
并亡者乎故魯不棄周禮則君子以謂未可動
子貢欲去籛羊則聖人以謂我愛其禮此深知

為治之意者其於守先王之故本未推謹雖其
既絕之緒不可復之餘而董：為不欲其廢而
不奉者如此也無棟劉君演好李良士其為林
慮令也下車而問庠序之政若令之事莫先於
此者而先全之祠有堂而无序風雨屋壞雀鼠
之所舍不足以備登降供禮事刈君揪然不樂
以語其僚曰此於事若緩而急者吾聞之君子
未監獄訟吏之力可以朝夕為者至為則為之
一日去則已矣若夫事之大而緩者則其奉百
一蓋未嘗為而去者相輩也我敢以後吾之

所急顧一錢一工之在官者令不得專焉使吾
常知所急而不敢後日儲之不足歲儲之有餘
則學之成其必有時矣蓋自始至至將去踰二
年而學成為屋五十五有楹貌像一新講有堂
休有房廩廡饒囊有所賓客諸生之至者曰美
哉坊於此前此無有也於是乃介其主簿真定
耿君轍求文於補之以託之耿君儒者道劉君
所以治其邑事皆若此一二修奉類不苟然者
士相與歌其能民間其欲去而戚者甚衆也人
之言曰以儒術緣飾吏事儒術之不可一日

無也如此昔者子產為鄭陳伐之子產能以其
衆入陳蓋數倍而出致地而還以獻捷於晉而
晉人猶難焉子產陳周之德數陳之罪甚煩而
有禮晉人乃受之仲尼曰晉為伯陳鄭入陳非文
辭不為功夫子產之功不在其對晉時而晉之
受之又不在其功可尚卒之其事所以顯而不
泯者獨其文辭足以發之若俗吏一切用其力
於簿書法令之間而不知緣飾有禮義何足道
哉然則刻君以謂於事若緩而急者不可忍
也

慶州新修帥府記

上即位之元年憂勞遠人歆歆之休息詔邊臣
按兵自守毋生事疆場有不如詔旨務利者罷
斥之先是文正范公與今右丞相父子帥慶皆
有恩德在慶人上方招延老成而丞相以給事
中召事自慶且大用矣朝廷既難其代而謀慶人
之所安者於是朝散郎直龍圖閣范公自京東
轉運使擢環慶路經略使知慶州詔曰爾尚無
忘爾父兄之功公拜稽首就道且公嘗使陝西
攝帥事慶人父老聞公來咸賀未至而其心已

安之雖其宿將悍士以公家世聲名惠澤與其
所施設素信於心皆拱手待命愛行而威不試
於時朝廷方寬征役民復田畝歲屢登慮芻牧
相望公戒邊吏姑謹備得謀者勞遣之使語其
首曰爾無犯我：不侵爾毫髮虜不敢動民既
不見公有所為而寇入稀愈益安公改戎而無
事矣先是慶州官府庫廩朝廷間遣使勞邊寇
蓋旁午及歲時魚犒蕃酋將佐皆在坐於堂若
有相摩立於庭者足足相重苞厨吏舍馬羊之所
養簷屬垣比殆不足稱連帥之居自文正公固

欲闢大之至丞相增葺殆半而未備獨韓康公
嘗建鼓門為闕壯餘或傾側朽腐矣公曰吾室
苟美謂施諸家也至官府所以臨人聽治布禮
而出威者雖一邑必飭况連帥治哉迺度荒闕
地徙饗爨欄廡而遠之踰日而公堂成明年春
儀門成夏視事之堂成周廊廣除博大而況深
蕃酋將佐若兵民之來執事聽命者知連帥之
尊禮行而威申不待聞其號令見其指麾而其
精神氣象已足以折衝而禦侮矣又明年春迺
以其餘力築東北隅作堂以燕休而屬補之訖

其營造之意名堂而榜之補之嘗論公之父子
元第其謨謀才業固足以相望於前後矣而其
一時指置務以便事豈能必同而慶人皆安之
何哉竊以謂文正公當康定初元吳叛優邊中
國應敵無寧歲城旣大順胡廬而役使其大族
明珠戒戒儲畜益充士可用故文正公欲遂等
弱賊更有遠略之意丞相當熙寧元豐中北坻
用帥諸邊屢深入并地矣重虛內事外則力不
堪故丞相務鎮靜意不在遠略上旣專以德懷
四夷為長文慮如前詔書約束顧邊備不可徹

得帥如龍圖公平居弟勸課撫循奉其廢事和
輯其內外吏民若在守不在戰然敵至亦不敢
侮樽俎談笑賓醉而樂徹人或不見其有所遣
已而成功如此然後可以待機會制倉卒是公
父子兄弟所以指置雖各因時有緩急不能無
異而慶人享其利則同其皆安之豈不以此哉
昔蘓綽嘗有所施設以便一時曰此猶張弓也
後之君子誰能弛之至子威因罷綽所為而後
世善其能成父之志若趙括非不能讀書而至
於臨事不知合變則奢雖不能難亦終不能善

也至於君處土木之美陋雖非事之所損益而
勢有所不得儉前人豈皆以為可忽而不為顧
不暇耳由是以觀公之規謨固甚遠當其間暇
充足獨彊本治內至於府庫倉廩無不飭以成
屬地而視遠人蓋有深意豈亦量哉匹夫而自
為謀養其力以有為一家而自為計愛其財以
有用如李牧之為趙字優游間暇暇市租以入
幕府為士卒費日權牛醜酒欲戰不許敵至則
入收保固為勇不為怯也昔江漢之詩言宣王以
文武之命召公若命其孫虎而虎能似之其詩

曰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虎
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古之人
君能用其功臣之世以有為而其臣能不愧其
先人之功報上之意者如此故功漢之詩美焉
嘗試以功江漢名堂叙公為政本末而刻之元祐
三年九月二十三日宣德郎秘書省正字鉅野
晁補之記

照碧堂記

去都而東順流千里皆桑麻平野無山林登覽
之勝然放舟通津門不再宿至於采其城郭闡

開人民之廡者百貨旁午以視他州則浩穰亦都
也而道都來者則固已曠然見其為寬閑之土
而樂之豈特人情倦覲於其所已饜而欣得於
其所未足將朝夕從事於塵埃車馬之間日吳
而食夜分而息若有驅之急不得縱而與之偕
者故雖平時意有所樂而不暇思及其脫然去
之也亦不必山林遠絕之地要小休而整通則
人意境本物暇而不遽蓋向之所樂而不暇思
者不與之期一朝而自復其理固然此照碧堂
之所以為勝也宋為本朝始基之地自景德三

年詔即府為南都而雙門真別宮故經備之左
為留守廡面城背市前無所達而後與民語按
城南有湖五里前此作壘城上以臨之歲久且
圯而今龍圖閣學士南豐曾公之以待制留守
也始新而大之蓋成於元祐六年九月癸卯橫
七楹深五丈高可建旄自東諸侯之宅無若此
尤者先是南都歲賜官僚賓客費為錢七千緡
公奉已約亦不以是侈厨傳故能有餘積以營
斯堂屹然如跳出撲上而民不知可以放懷高
蹈寓目而皆適其南汜渠起魏迄楚長堤迤靡

帆檣隱見隋帝之所以流連忘返也其西南立
祠陶唐氏以為大正曰闕伯者之所以有功而
食其壘也其東雙廟唐張巡許遠捍城以死而
南齊霽雲之所以馳乞救於賀蘭之達也而獨梁
故苑復道屬之平臺三十里者名在而跡莫尋雅
隋之疆亦其所穿渠在耳豈沃麻者易熄而勳
名忠義則愈遠而彌存不可誣哉初補之以校
理佐淮南從公宴湖上後謫官於宋登堂必慨
然懷公拊檻極目天垂野盡意若遐鷺太室者
花明草薰百物媚媚湖光既漫飛射壘棟長夏

畏日生見風雨自堤其來水波紛紜柳搖而荷
靡鷗鳥盡儂客顧而嬉愉然不能去蓋不獨道
都未若以為勝雖歷於吳楚登覽之樂者
度淮而北則不復有至此亦躊躇相羊而喜矣
夫人之感於物者同而所以感者異斯須之頃
為之易意樂未已也哀又從之故景公美齊而
隋以雪涕傳亦曰登高遠望使人心悼然昔之
豪傑憤非憂世之士或出於此若羊枯太息峴
山之顛祐固可人其志有在未可但言哀樂之
復也公與補之俱起廢而公太史氏補為之亦

備史官間相與語斯臺屬補之記之已而公再
守南都補之守河中書未及焉補之嘗論昔人
所館有一日必耳以爲之如始至者有不掃一室
者夫一百日必耳以爲不爲於其細則將推
之笑不掃一室以爲有志於其大則不可必卒
之其成功有命則姑與蕃之贊於此乎未辨
迺公之意則曰吾何有於是從吾所好而已矣
二累之上也公名肇字子開文學德行事君行
已爲後來於式其出處在古人中其欲有爲在
天下後世其倦卷而施之一邦不以自少而以自
得又乘與人同者如此堂不足道也建中靖國
元年十二月戊戌記

濟北晁先生雜助集卷第二十九

濟北晁先生鷄助集卷第三十

入記

拱翠堂記

蕭之南稍東五里曰泉山泉山之勢南峙而北
屏左則如濤如雲如虎如蛇騰涌挈蹙雜襲而
相羊右則如車如蓋如人如馬逶迤雍容離立
而孤驤中則平原綠野桑柘黍井閭溝洫什
伍而縱橫泉出于山夏冽而甘冬木落山瘦泉
涸而不冰泉旁土腴潤宜九穀百果衆物皆夥
其南踰百里至于汴舳舻萬艘以輸賦于京師

以下入于江淮溯荆湖闔廣其北不五十里至
于泗商賈遊士之載者自大野以東西通于齊
魯趙魏之衝以下達于淮入海而泉山介其間
其境勝而土樂又甚易至也然往來者旁午而
莫之聞雖余少長數舍間亦莫之聞也豈人皆
不知山水登臨之可樂而事驅之推其僮而
過者皆有求於汴泗而無求於泉山故泉山雖
近而莫之聞尚有美於此者或去城郭益遠居
人勝士足跡之所不至而田夫野老常居之林
以爲樵蕨爲逋亡聚之泉以爲謳以飲牛馬千

百歲而無過焉者也且物固無情於所遭而遺
天地之美爲可惜又東北俗推魯雖信美或不
知擇而居之或不愛之而不以語人語人而
不能夸以大之故皆不顯蓋如嶧山靈巖或有
名秦已來或名天下四絕處與齊境諸泉皆清
冷鳴射如線如珠仰出奇異以皆在東北下國
僻處故聞者往往不道道之亦未必信况未有
名于昔者則雖近而莫之聞亦無足怪也而竇
君師道世居於蕭恬澹寡嗜好嘗爲一尉即拂
衣去讀書賦詩不以取名而以自娛故能獨得

泉山而居之居之而愛入然不以語人不夸以
大之曰此樂神所秘吾非不能與人同之從我
者寡也然士之慕君者時往為故泉山因以知
名而師道沒十年其子明遠始益築圃疏沼為
亭為庵而面勢作堂臨泉之上盡山之勝以其
四達之望皆山也則以拱翠名之曰雖然不能
盡也頃余固以聞師道於徐君子後謫佐宋都
始識明遠於國子生中出師道詩讀而愛之而
明遠因道拱翠勝絕且圖其圃以來求文為記
而余未至泉山也然少游吳愛富春四合皆山

民居蟻附山上而中大溪蜿蜒貫之嘗自言仕
宦幸致縣令當求富春然吏居不可久也又竟
不得况田畝耕稼終身優游之樂哉又嘗聞膠
西牢山有老人七八輩不出山食其山中築塔
百餘歲耳聰目明意甚慕之而念不可以遠墳
墓欲築室為緡城東以老而緡去山遠相其原
阜見似山者而喜則泉山之往來余懷可知矣
而明遠方年少銳日夕治其業為揚名顯親事
則雖其居之勝草木日茂池檻日修而有時去
之得不為後鶴林澗之辱且拒哉昔漢隱者王

儒仲與令狐子伯交後子伯為楚相而其子為
郡功曹子伯因遣子奉書儒仲車服甚寵而儒
仲子方耕見客不能仰視儒仲愧焉其妻曰始
君志何如今子伯之貴孰與君高而慚兒女子
乎儒仲屈起而笑曰有是哉遂共終身隱遯余
以謂師道潛德不愧儒仲而明遠溫恭慕義非
儒仲子比且功名可求也其成有命則明遠固
不得以彼而羨此也

有竹堂記

濟南李文叔為太學正得屋於經衢之西翰直

於官而居之治其南軒地植竹砌傍而名其堂
曰有竹榜諸棟間又為之記於壁率午歸自太
學則坐堂中掃地置筆研呻吟策牘為文章日
數十篇不休如繭抽緒如雲山蒸如泉出地流
如春至草木發須臾盈卷軸門窓几案婢僕大
馬目前之物有一可指無不論說形容疆朔而
故評之以致其欣悅而於竹尤數也顧其地
狹而卑天雨榛蕨蜘蛛之織河柳兔葵之所交
橫而蒙翳人不知其竹也有過者文叔必顧堂
下而語之讀壁間記仰棟而指其榜曰吾固詔

客矣客甄然而笑曰今夫渭川之千畝淇園之
林與南山之造天而蔽日者其大若盃若盂若
桐梓之軀其豚鯨蚶蚶之上而臨百仞之淵不
特出屋簷而摩牆堵也莫春者春雷隱山萬竒
奮角如犀兕作籜解而出壁一且百尺彌望不
可以極於特刀斧之取材者度徑圍而得之大
小齊一西轉巴笮南引江漢浮渭而亂河困束
稗屬而下者爲筒爲千爲屋椽捷蓄千丈之笮
徧國之藩籬是賴與竅而比夫律呂以悲哀娛
耳者昔聲滿天地也是以旁之人室廬竹也用

器竹也樵而薪者竹也以質米鹽而出之其鄰
境者竹也夫此人豈知竹之愛脩然而喜諄々
然語人而以夸之曰吾居有竹也哉文叔亦甄
然而笑曰不然夫物安知其貴賤之所常在玉
之美而藍田以抵鵠沉爲美木而交趾以爲槃
食晁白鵝錦雉山中以醢腊而貴人以百金致
茗以爲粥而胡人以爲佩夫物固有以多爲賤
而以少爲貴者今夫王城之廣大九塗四達三
門十二百坊其置上自王侯至於百姓廢民宮
接而垣北車馬之所騰藉人氣之所蒸漬囂塵

百里欲求尺寸之地以休佚而莫之致而貧者
置園無所况於他哉然則環堵不容夫而有竹
如吾堂者不知能幾人也則余所以揭之於棟
而名之書諸壁而記之脩然而喜諄然語客
而以夸之不亦可哉且竹之美昔人以比德松
栢在冬夏青々君子之所獨也以夫少猶貴之
使余得見夫渭川淇園與南山之蒼蔚者而遊
其間雖多固不可賤也大多猶不可賤而又况
其少哉客曰唯雖然吾聞音王子猷好竹嘗曰
安可一日無此君聞吳中士大夫有佳竹欲觀

之徑出坐輿造竹下諷嘯良久主人欲留而不
可將出主人閉之因盡歡而返今丈叔居有竹
丈叔姑亦洒掃儲具借不邀客以造門坐堂上
不去曰竹固招我元祐四年五月二十八日穎

川晁補之無咎記

清美堂記

昔柳子厚名愚溪而居之溪之神見夢曰余甚
清且美爲子所喜子幸擇而居余而辱余以無
實之名以爲愚耶子厚與之辨其言信激而有
理頃城王景亮以爲不然曰夫物之名物之實

也且子厚固不愚夫安然使溪愚也士而矜其
能不自愛以近權利而取悔未始病其智也而
曰我固愚余羞之在州里則賢不肖小大皆趨
焉行四方則人慕交之居朝廷則附者衆若此
皆自以爲吾智能得之而余以爲有命故余進
則不敢以智徼其所難而退亦不敢以余力之
所無如何而受余之愚責汶之陽盧泉之上其
南大澤其土腴其生物夥而可悅築圃而居之
爲堂以臨盧泉而挹北山取其所謂甚清且美
者合而名余堂盧泉之上多楊柳茂木可休而

坐釣魚以忘老杖而望北山雲氣之浮游可接
也其前岡阜陂隰推唯而澹漫青齊之往來者
岐路逸靡牛羊麥禾膏野極望鳴觀鶴而下鳧
鴈也余又種花其旁爲錦堤鑿堂之東西爲池
植栢其唐以達于門爲逕爲臺爲庵爲亭以出
眺而入息以與賓客坐而談笑爲樂叢竹雜果
竒石異草凡物之清且美而可悅者甚衆也獨
泉乎哉其物之清惟其自然宜不以人之所處
要地僻壤改其度也然世之人出入乎官府而
往來乎廛市者朱墨儉攘之與居來鹽諠啾之

與曹雖有物境可以澄耳目而曠心意者不暇
一接則物雖不以要地僻壤所處者改其度而
人觀之異矣而余終歲優游焉於此則所謂清
美而可悅者非余獨得之哉而所爲名余堂者
亦豈非以其實耶柳子厚以謫居遠方一旦得
官捨而去孰與余常有此也於是求文穎川晁
補之以記之補之曰嗟乎昔之君子進則急於
功名不暇擇當否退而懟不逢則誣溪谷草木
以自解說豈不過甚矣乎若景亮進不干時退
而處其常斯可矣近時豫章黃庭堅魯直有美

名其羈旅於魏嘗歌曰廬泉之頻可忘死補之
愛焉然補之亦未嘗至廬泉也獨嘗以事出鄆
之東郭見其川源土俗之富意固樂之而補之
先君又葬於濟、與鄆澤南北也庶幾它日過
景亮臨斯泉一醉解吾纓而濯之元祐三年十
二月二十五日記

廬山白蓮社圖記

廬山白蓮社十八賢者始晉太元中鴈門正覺
法師慧遠愛此山卜居之而河內覺寂大師慧
叅先居西林故法師所居號東林云法師明神

英越初從太行釋道安^{落髮}道安知其能受道
流東國者也時諸方名德聞風而至與同修淨
土之社者甚衆而十八賢者社中之傑也曰佛
馱耶舍佛馱陀羅竺道生慧持慧叡曇栢道禺
道敬曇詵內有士曰劉遺民雷次宗周續之宗
炳張野張詮合十八人而佛馱二尊者剡賓人
皆神僧也餘各有異跡又法師取善陶淵明陸
脩^補兩人高蹈不肯入社先是南海漁人嘗網得
文殊金像有文云阿育王造也後商人於東海
得其圓光以合像若符節陶侃嘗取之旋失去

至是法師禱之江上出焉永公室中嘗有虎或
畏之即驅上山去桓公行有鹿馴擾耶舍赤髭
呪水洗弟子足使閉目但聞風聲自龜茲一夕
至姑臧跋陀羅嘗見弥勒兜率天上得不還果
有釋迦舍利三顆及群士等皆有異跡見於其
傳則法師可知已初法師送客常以虎溪爲限
取厚陶潛陸修靖偶送兩客不覺過溪然陶忘
懷得失晉宋間一人耳修靖後得道度世兩人
固非入社者皆善法師而謝靈運恃才傲物嘗
求入社法師以心雜止之靈運不恨也爲鑿二

池種白蓮後名其社云殷仲堪之爲荊州也時
入山修敬故圖中所繪陶陸謝殷在十八人之
外今龍眠李公麟爲此圖筆寂勝然根其略也
故余稽附益之凡社中士十八人非社中士四
從者若干馬六蓋人物因龍眠之舊者十五他
皆新意也菩薩像做侯翌雲氣做吳道玄受塔
天王圖松石以關仝堂殿雜草樹以周昉郭忠
恕卧槎垂藤以李成崖壁瘦木以許道寧滯流
山嶺騎從韃服以魏賢馬以韓幹虎以包鼎猿
猴鹿以易元吉鶴白鷗若鳥鼠以崔白余自以
意先爲山石位置向背物皆作粉本以受畫史之
孟仲寧使模寫潤色之余幼慕無生法墮世網
不得出貶玉溪時道廬山愛而欲居不可家緡
城八年時往來於懷也至爲思山辭十數醉輒
歌之初見李圖悠然忽如蠟屐扶杖行其中故
爲此圖特盡意

澶州學生登科記

周公封於魯禮樂傳焉孔子生於魯六經出焉
學之爲聖人事其求莫近於魯也孔子曰魯衛
之政兄弟也魯衛固兄弟之政豈兄弟也耶雖

然周公教康叔以求商之遺民賢人君子長者
康叔能修之武公文公有文章道化蓋美哉淵
乎憂而不困者於詩具在也孔子取之適衛而
言曰庶矣哉如有用我者三年有成聖人之於
衛亦不可無澤也秦并天下立州郡至於今不
改而君角之亡地澶即其墟始余自南州未濟
中沉而歎知衛之美也登南北城而望則山川
迤靡圖記可指蓋楚宮頓丘泉源淇水須漕之
地彷彿而在其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彼姝
者子何以告之則原其國俗好學而樂善本於

餘習者如此自季札見夫五人者以謂衛多君
子其國無故則其所來者舊矣從非特孔子時
爲然也而秦漢以降士或忘其故習不醇乎文
學之緒有憂育尚氣狂狹之風迷往事者不善
子羔脫身於孔氏之難而喜道仲由結纓於臺
下之勇也蓋莫盛於漢質直如汲黯曠時而不
一人而倜儻喜戰鬥如後魏李崇輩此者迄於
五代徃々而出相望也反而思之然後知治天
下病學校之不設太祖太宗神武不殺四夷屈
真宗北巡叛虜奪氣而澶之人始開門相

往來知人、知本農耒勸學校以不忘其故家
遺俗之盛士亦稍、能自有聞於時繇學生而
取科第者自興國逮元豐可攷而記者若干人
其一時行事皆有可道而不幸躬天且世無人
者又不可勝訪斯已盛矣今以、
天子以儒術治天下而汲郡韓公之守澶也能
推天子所以樂儒術之意行之其邦始命其叅
軍晁補之率邦人諸生而與之游且告補之曰
無所待而興者豪傑也降是則君子不能無勸
焉士而知讀書為儒取科第列士大夫以歸榮

其親榮其邦人焉亦可尚矣子無乃為次叙其
名氏而記之予聞而益喜曰不可一日而不治
者三畝之宅猶如此自前之事猶如此况人倫
所以本乎跨浮梁而望大河之奔渾為馬圖為
榮光神氣之發也成獨人異哉將必有君子如
季札之所道其理然也因歷攷其古之所以盛
所以衰與夫風聲氣俗之變而載若干人者於
其後使邦人諸生一過而知焉後之大車駟馬
洋洋乎四方人指以為勸者亦知夫所以致此
自公之教而始也公名璿官右諫議大夫云元

豐三年十二月某日記

金鄉張氏重修園亭記

濟爲州治鉅野下土草木不殖其西北無山東南五十里乃有山而金鄉其東南邑故緡城地云嘗鑿山得金因爲金山縣凡平土淺山無金此山乃有金知其地氣與竝澤異凡九穀果蔬土有宜有不宜此咸宜若松檜梅櫟遷乎其地而不能爲良者植此皆良又不可知也以余爲兒時所聞見其俗饒美大家率輕作業樂善而好士厚子第於學游客晨夜相面背于門庖無熄煙然不勑又好爲園圃游樂事以相尚而非爲利張氏其甲也其先世豐人

太宗時侍御史肅字穆之以敢言不苟合四十謝事爲王黃州所畏始起家而顯者也御史字略字無逸高介有父風亦早棄事初懷田作此園佳木異卉錯置竹萬竿出郭門而望蔚然秀色橫野其陽金梭嶺陰賀溝起伏異狀其外莽蒼無際目極可喜無逸得此因忘仕宦意而故張公安道石公曼卿皆與往來良厚園有亭曰先春張公客游愛之石公爲宰每醉而志返也

皆有詩留亭上兩公前輩偉人傑士不妄以詩
與人也蓋六七十年矣前此無逸子孝綽孝基
孝孫亦善士好客能修其先人之業猶及與余
先大夫稱焉不知園幾時廢而元符中余南歸
始自矩野遷此邑竝嶺行溝上秋稼離離雉鷲
起馬前館無遺址桃李不復在獨兩老檜離立
穀壠間風雨摧剥蒼皮白枝龍虎躩拳而上數
十尺道行隰而來未見也下馬半嶺北望南武
七日諸山或續或斷屏列遠陸如畫其南數百
鳧鴈飛集鳴唼聲回望白水明滅桑野間意甚

樂之順塗而詠吾居不可以易此也因買田築
室距百步時至其地攬檜坐石至於日入俵
然惜兩公之跡將泯而恨無逸之不復見也而
其孫大方從余游久乃語之大方則喏然有間
曰此固張氏地請復焉未數歲則築垣移植如
其故徑檻房午草木扶疎矣且營三亭曰先春
其舊名也曰樂意曰生香因曼卿之詩也又礪
三石來言曰其一求文以記其事其二請書兩
公詩與記俱傳也余欣然曰吾里俗表不有君
子何以使復善且爲近市利日不足鋤犁腹飽

則載粟入城市買士宅士無邑居故吾里之爲
士者微今子獨能羞而反之不致求羸餘旣異
俚俗意而憂世家之墜念祖父之所嘗游賢公
才士之跡至此而俱熄矣慨然圖復之又欲因
文以傳尤異余何愛不爲子記之亦稍々化吾
里持家猶子豈但數過子相羊樂飲無人之境
以忘吾老如是而已也大觀二年七月十八日
穎川晁補之記

近智齋記

傳曰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宇宙至廣萬
物至夥千古至遠衆理至幽而欲以七尺之軀
方寸之地盡攬而悉儲之譬以芥納山人知其
不可故神智大矣德配蕃卦而昔人猶或以謂
智有所困神有所不通雖然聖人蓋常昏而不
困夫常通而不困豈特其生而知之皆備於我
者能若是亦必曰好古敏以求之也而天下之
不知者迺始曰聖人必其生而知之故不窮其
曰好古敏以求之者孔子之所以自貶聖而不
居之意也是不然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律天時

襲水土刑詩定書雅言執禮至於常編三絕曰
我於易則彬彬矣是固孔子所以學也豈曰我
生而知之學皆可也已哉雖然自其常通而不
困語之神不可知而智則學者可以俱至舜稱
智臧武仲亦稱知而臧武仲去舜遠雖才異亦
學不造其極也學造其極則無不知故智之為
言惟好學為能近平居無事反觀而內融上思
千載若存若亡中攬四海若隱若顯下索將來
若絕若續壁空中雨欲數其滴有不勝知者矣
欲知之柰何惟學而已矣學則聖人之智可近

而不遠故物量無窮而聖人之智亦無窮用無
窮遂無窮亦窮則凡理之不可勝知者有不能
外吾之所察易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此古人
所以事至而辨物來而名也可謂不智乎事物
之過吾前如日月更代而無止而吾知所以應
之如井泉愈汲而愈不竭蓋學之効如此不可
謂不智也頃余術不與時偶廢官休其壘八年
而巷之草沒屐或嘖之輒自語曰足固未嘗別
而士相與戒而遠之曰是其術也不利人既且
招悔而素君耕道獨往來余者亦八年其意不

裹或謝不見或乍見而不留卒不懟或旦莫見
或易與言如家人卒不侮余歎曰甚矣耕道可
謂好學也抑人所戒遠利近悔柰何耕道猶矣
自如而余記誦益疎文字益落顧無以應耕道
求又不敢以其不知而作者語之雖語之而知
也無涯使耕道何自入故第誦中庸語曰好學
近乎智而勉之好學云者非孔子顏淵不得以
私相與然各從其志獨顏淵得好學而已哉時
習之爲說譬冰水爲之而寒於水苟不已則不
知當益知故求智者莫近返而言之則好官爵

好貨財至塞其心如蹊間之茅者皆愚矣人之
所以無知若草木自愚其心者耕道可不反戒
而遠之惟恐其事似若彼之相與戒而遠我哉
因爲名其所居齋曰近者耕道勉之乃棟牖花
竹起居之佚視聽之適則不足道也大觀四年
七月十四日記

